



一九八一年度文選

潘貴昌等著

威省客青主辦

——  
威省客青文叢(二)

# 一九八一年度文選

潘貴昌等著

# 目錄

## 小說

一	一	痛
一	三	阿公和古羅魚
二	三	父喪
三	七	刻碑者
四	七	結局
潘貴昌		
麥浪		
梅淑貞		
丁雲		
吳維涼		

## 散文

六	五	酒逢知己千杯少
七	一	記憶裏的鳥
七	三	麵包
七	七	獻棚腳
八	一	兒童
八	五	海的變奏
八	九	拉讓江上
九	三	航向家鄉
九	七	蒼蒼樟樹
大年人		
藍啓元		
浩于豪		
葉普		
蒼星		
風山泛		
尤琴		
一介		
因心		

# 詩

一〇三

青布袋裏暗藏的筆跡

阿深

一一一

巴士上的黃昏

刃貝

一二五

釣魚

其戈

一一七

初嫁

張樹林

一一一

瀑布

周濟嘯

一二三

嬰孩的眠

黃英俊

一二七

沙之城市

陳強華

一三一

石在

張瑞星

一三三

桃花源

梅淑貞

一三五

詩兩首

雷似痴

一三九

現代詞兩闕

溫任平

一四一

河流是第一慶閣路

林若蘭

一四三

龍族

沈穿心

# 序

會長 溫毓堂

本會青年組，在七九年初舉辦全國短篇小說公開賽，十一篇得獎作品，經在八〇年中出版單行本。

八一年初，他們又本着推動與保存大馬華文文學之熱忱，再度成功地甄選八一年度文選。今年他們再接再厲編印成書，為馬華文壇盡點力，我深為他們熱愛文學的精神感動。

我希望馬華文學，能夠在各方面得到我社會的支持與關注，並促其發揚光大。

本會青年組，以具體方式表現他們對文學之「愛心」，但願他們拋磚引玉的努力，對民族文化社會有一定的意義和貢獻。

# 癌

潘貴昌

唐駿雙手捧着父親的香鉢靈牌，跟在齊姑後面停停轉轉，也快半個鐘頭了。

從黃昏鬧壇到現在，齊姑就這樣子一齣一齣的唸着經文，唸的全是客家話，說是給唐駿的父親超渡。他聽着，用心的聽着，希望能聽懂經文如何法力無邊，能解脫父親勞苦困頓的一生，還有那未了的心願。可是，他聽來聽去，實在難以聽得懂多少句，祇覺得懼厭桃花，日落黃昏，奈何橋上，陰陽兩隔，一別千里萬載，全都混混沌沌，錯綜交雜，一如涼在後院用碎花布縫成的被單，斑駁雜亂，理不出個頭緒來。倒是齊姑那陰聲細氣，一唱一和的悲愴經文調子，配着聲聲的木魚，偶而一聲兩聲的鼓點子，把他原本就悲涼的心緒揉來攪去，扭結成一團。

齊姑喃喃的唸着經文，對着那張重疊的方木桌旋來轉去；先是在桌子的正方一個反旋，黑綢泛着暗花的百褶裙霎的展開，黑漆皮鞋配着粉紅絲襪的腳在展開的黑綢裙下往後一措，人就滴溜

高的旋了一轉，纖手輕扣的小銅鏡迸發出一聲脆响，拍！卜木腰兒已停留在桌面，回手輕輕的一擦，卜木腰兒不急不徐，剛好就四平八穩的停在桌面對緣邊。齊姑換了一口氣，隨即又起步邁過去，口裏還是那悲憤調兒。唐駿托着香鉢靈牌的手有點抖，太累了？夜涼了？還是心緒的絞扭難以支撐？一時也分不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總之恍恍惚惚的，跟在齊姑後面，如果這樣子走一千轉一萬轉，父親就能超渡到極樂世界去，那就多轉一千次一萬次也沒關係。

折騰了大半夜了，經文也唸得差不多了吧？那三個齊姑一個一個的輪流着出場，各顯各的本事兒，可是，音調都是一樣的。輪在靈柩中的父親看得見嗎？聽得到嗎？黃泉路上是冷是熱？唐駿雖然一步步的跟着齊姑走，而整個人却跌進茫然的虛無中，齊姑猛的一回頭，他也沒察覺，幸虧那個打雜的靈腿老五在旁眼尖，一手把他拉到一邊。齊姑目不斜視，纖手扣着的小銅鏡折呀折的，小嘴一張一張，從他身邊呢喃而過。這一頓錯，可使他從茫然的虛無中回到現實裏來，雙手捧着的香鉢靈牌一歪，冷不防那支長香在他手臂點了一下，這一下可讓他看清楚了，原來齊姑朝着相反的方向走，這次却在四方桌角處旋起圈兒來，他趕緊跟了去。

靈腿老五拿了箱籠，金箔銀箔，在露天焚化。唐駿斜眼望去，只見火焰一突一突的從箱籠中爆出來，帶着燒着了一半的金箔銀箔，飄飄旋旋，竄過在風裏打旋的燈籠，升到路邊那一排乾枯了的槐仁樹梢去，樹梢頂還掛着一錘月牙兒，慘慘淡淡的，槐仁樹是被毒死的，樹頭周遭的皮被剝得光禿禿，塗上濃濃的亞砒酸鎊刺草劑，原本濃綠油光閃閃的大葉子，不久就軟垮下來，漸漸的變黃，變紅，變爛而後全部無聲無息的掉了下來，厚厚的鋪了一地，像是駐守前線的戰士，原是指天誓日，要為家為國捐軀疆場，但却無可奈何的死於一場瘟疫。傳說槐仁樹的花粉有毒，花

開時節，花粉隨風亂飄，吸多了會得癌症——癌症？那不得了，趕快把檳仁樹毒死！

可是，誰證實了檳仁樹的花粉是癌症的導因呢？從此以後，那白花朵的陽光，一早便開始灑洒下來，直到黃昏，沒個歇勁。那一片土坪，乾涸得有點隙隙裂裂了，風一吹，便揚起漫天塵埃，把涼出去的衣服，沾得灰撲灰撲的。

鼓點子一陣急驟降落，齊姑呢喃的調兒在一個轉折中戛然而止，人還是旋了一圈，纖手扣着的小銅鏡揚起，在空中作了一個柔若無骨的姿勢，便了無聲息的回到廳角的桌旁坐下，從腋間抽去絹白的手帕，輕輕的在鼻端按了按，又在臉前一搖一搖的擺起風來，眼睛却朝着站在那裏優不楞登的唐駿望着。

「休息一會」，唐駿老五說：「再多兩齣——」

唐駿把香鉢靈牌放回靈屋前的供桌，便坐在靈柩旁的草蓆上，隨手撿起冥紙，一張一張的放在一個破臉盆裏燒了起來。

靈堂佈置得很簡陋，其實別的也簡陋。四簷滴水的神板屋，還能搞出什麼花巧來？鄉下地方，房子倒還寬敞，一進門就是個大廳，幾扇窗子開得很大，用粗眼方格鐵網框着，在半腰處隨隨便便的掛了幅花布窗簾，大概是太久沒有洗換了，已經變黃，還有點灰濘濘的。窗旁一列的鏡框鑲着孩提時的照片，全都發了黃，有幾張還漬過水，泛着一圈圈不規則的水印。那是在波德申海濱拍的，在吉隆坡火車站前拍的，還有湖濱公園，大多是唸小學時的留影。記得那年是小學畢業，畢業旅行是遊覽吉隆坡，竟然連乘陸佑大廈的電梯也是遊覽節目之一，那時的金隆坡，真是——唉！這都已經是遙不可及的事了，又都瑣瑣碎碎，還去想它幹嗎？倒是掛在另一邊的那幾張

彩色照片，鮮艷奪目，那是老二唐驥從澳洲寄回來的留影，在幾個矗立如貝殼的悉尼歌劇院前，在笨拙的碼頭大橋上，還有遊覽歐洲時，在冰天雪地，到處玉樹銀花的冬景。照片中的阿驥可不是一個人，每張照片都伴着一個女人，金髮碧眼，和他依偎着，親親熱熱的，看着看着，不禁想起城裏街頭印度書攤擺賣的洋雜誌，隨手一翻也有這樣嬌情的洋女人，媚絲細眼，翹着嘴作性感狀。最糟的是腦子裏忽然閃出以前在唸高中時那一幕，碰上使人厭厭欲斷的授課老師，他們幾個兒高坐在後面的同學，便不知從那裏摸出不三不四的照片來，竟然有不穿褲子的女人，他看了一眼，喉頭發乾紅着脖子，趕緊把它夾在書裏。那女人，那女人，不就依在阿驥身邊嗎？就是那個模樣呵！怎麼會那麼像？迷惑了一陣，他便羞愧起來，怎麼會有這種聯想呢？阿驥雖然沒有說那女人是誰，但可以肯定他們已經不是普通朋友了，要不然如何張張照片都膩在一起？

壁上掛的鏡框，所有的玻璃反映物，全都用白紙糊了起來。他們說人死了，靈魂是不能從鏡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又如何？是否可以不死？一個鯉魚翻身，又跳回陽間來踢騰爭名奪利？還有那個白紙糊着的老掛鐘，停在凌晨二時半，父親就是在那時刻走的，父親選在這個時候離去，大概是怕看到那幾根被毒死的檳仁樹，那是幾年前父親親手種的。這個老掛鐘呵，是父親的寶貝，羅斯谷牌子，現在市面上恐怕都找不到了。掛了幾十年，上了幾次油，父親老說這種牌子最好，報時準確不誤，但是，每天的時差最少十幾分鐘，每天都得校正，而家裏的人誰都沒有過怨言，雖然唐驥很久以前就想換個新掛鐘了。

靈柩停放在大廳的左側，上面鋪了一床父親生前蓋的紅氈，還擱了把張開的綠油紙傘。靈柩放在靈柩的前面，紅牆綠瓦，飛簷畫棟，亭台樓閣，綿互相通，和父親住了一輩子的梓板屋比，

簡直判若雲泥，要是父親生前能住這樣的房子多好！靈屋前的供桌上放了些水果糕餅，香鉢靈牌就放在正中，正自香煙煥煥。靈柩前地上的引路燈發亮的亮着，椰油燒得快乾了。唐駿停了燒冥紙，順手抓起旁邊的椰油瓶，把瓷碟注滿，又用香壺把燈蕊挑高一點，火頭跳了跳，亮了不少。

「小心一點。」唐腿老五清理着那滿滿一破臉盆的灰燼，「引路燈的油千萬別沾手，否則夫妻會沒緣份——天天吵架！」

唐駿苦笑了一下，引路燈的油真的那麼邪門嗎？一沾着了夫妻便會變得沒有緣份？母親在三年前逝世時，打聽的也是這一班竇姑，打聽的還是唐腿老五，他清清楚楚的記得，給引路燈添油的是唐腿老五，不知道他的手沾了油回去是不是天天吵架？不過，他是吵不起來的，他根本是個獨身老漢，那來老婆好吵？

夫妻的緣份和引路燈油牽扯在一起，未免玄了一點。唐駿的手末曾沾過引路燈油，也不是和阿燕常常吵架？都十幾年的夫妻了，還有什麼沒摸清楚？想想那年，他才唸高中二，通常，一大早就和阿驢他們乘了和合巴士到芙蓉，阿驢唸聖保羅英校，他唸美中，在鄧普勒路一下車，便和同學迫迫打打，奔上小丘頂上的校園，臉不紅氣不喘，健壯得像隻小公雞，對着利桐葉花如錦，似懂非懂初試春啼的小公雞，什麼事不幹？什麼實不要？可是，高中二第一學期還沒唸完，他便休學了。

事情是在父親一夜之間決定的。那是因為他肥肥胖胖的母親，在餵豬的時候，一不小心在長了蒜苔溜滑的水泥地上摔了一跤，從此母親便躺在床上起不來，終日哼哼的，半邊的身子不能動彈；中醫西醫都看過了，說是癱了。這下子可怎麼辦？每日母親挑着的擔子一旦擱下，便什麼

都變了樣，家裏變得淩凌亂亂的，就是那幾欄豬，也特別的吵鬧。大概是沒給他們洗澡，都不大肯吃，豬不肯進食問題可大了。父親還是一大早去割那幾畝老樹膠，底部那一層皮早割完了，現在是掛梯，挑着割，既沒膠汁，工作又累，而那幾畝剛翻種的新樹，要開割還遠着呢！沒看到膠樹才那麼一丁點大？不過，這却又是一家的指望呵！

家裏人丁少，唐駿是老大，下來就祇有一個阿驢。沒辦法，他祇好聽從父親的決定，休學在家幫忙家務和養豬了，這擔子既乏味又累人，想起以前唸書的時候，不也有過對前程的憧憬美夢？他數理好，數理好可以唸工，將來當個工程師也不錯。可是，誰能想到母親這一揮敲，便把他的美夢也摔碎了，落得天下池塘撈水風信，鬻豬食，挑水給豬洗澡。這樣子熬了好幾年，父親又出了另一個主意：結婚。

結婚就結婚吧！唐駿也認為沒什麼不好，最少可以調劑一下刻板的生活，於是，生活中從此多了個阿燕。這個女人，平平板板直直，像根竹桿子，和雜誌上的洋女人相差十萬八千里。新婚期間，他還想效張敞的畫眉之樂，可是，阿燕一點情趣都沒有，白天分攤了他豬寮裏大部份的工作，晚上翻身就睡，他想幹些什麼，都得不到反應，漸漸的，他感到厭倦，也就天天爲了芝蔴綠豆事而吵架。結婚幾年後，才生下大寶，也養得瘦骨嶙峋的；而不巧的是，相隔了那麼多年，小寶出世沒幾天，父親就這個時候走了。阿燕在接房坐月子，一早哄着大寶睡了，祇有他一個人捧着香鉢靈牌，跟在寶姑後面繞圈，坐在靈柩旁燒冥紙。

夜深了，快一點了吧？來弔喪的親戚朋友大多走了，其實走不走都沒幾個人，散落在小鎮文丁邊緣的村子，也就是這麼十幾家。他們吃過晚飯後便來敬香，說幾句安慰的話，然後便聚在一

處談着別的事，說唐家風水好，這一村子裏的年輕人，就祇有阿驥有出息。說的也是，唐駿休學的時候，唐家的一切也就指望阿驥了，他能唸，在聖保羅唸書時，每學期都是名列前茅，他要是唸出頭來，唐家還要翻什麼樹膠，養什麼豬呵？那幾畝新膠樹，早就準備賣了供阿驥唸書。

阿驥確實是沒有辜負唐家的期望，而今已是澳洲有名的專科醫生，專事研究治療癌腫。

最後留下來的只有對門的阿楚一個人，他最夠朋友了，自小和唐駿一塊兒長大，一齊在英中同班唸書，祇是，他唸到高中一時，忽然大病了一場，從此便留在家裏種田。三年前唐家辦喪事，是他跑上跑下的幫忙。而這一次，也虧得他到處張羅，在門前空地上搭棚架，請賣姑，買什貨，裏裏外外的打點。

靈堂變得好靜，祇有廳角坐在四方桌前的三個賣姑，不時的傳來一兩聲的輕笑。唐駿在燒冥紙，看着火舌在破臉盆中一高一低的跳着，彷彿又聽到父親在房裏綿綿的呻吟，那樣的有一陣無一陣，飄飄忽忽，而父親明明就在身邊，在封了的靈柩裏，在撐開着的綠油紙傘下。可是，那似有還無的呻吟——他不禁跪了下去，眼淚如缺堤的河水，澈澈的澆了下來：「爸爸，那藥是我收起來的，是我不給您吃的，爸爸，原諒我，爸爸，您要原諒我。醫生說的——」

「節哀吧！老唐。」阿楚輕輕的走過來，拍着唐駿的肩膊：「你一向來都是最堅強的，你這樣子，老伯在天之靈如何會安樂呵？這個家，以後就靠你來撐了。」

唐駿一向都是最堅強的嗎？他淚如泉湧，內心波濤洶湧，向着四壁無形的牆壁打撞擊，渴望能找到一絲縫隙，而後迸裂破碎，塵捲而去，把一切都帶走，連同他的生命也帶走，當作是一場夢幻，當作沒有來過這個世界，他懸得太久了，真的，他懸了一整天，不，整年，好幾年了！他

早就覺得不對勁，唐家不對勁，這個社會不對勁，這個世界不對勁，可是，他能做什麼？他能做什麼？他祇會默默的做着細微瑣事，把水風信切得細細的，煮了一鍋又一鍋銀豬，還有就是把藥收起來，醫生說的——呵，天呵！他雙手緊緊的抱着大腿，十指深深的掏進肉裏，幾乎掏出血來？「你知道植物人嗎？」

「你這是幹什麼？」阿楚把唐駿的手從腿上扒開：「你說什麼？什麼植物人？」

「你沒看過報上登載的？一個無法醫治的人，一個沒有知覺的人，一個靠導管輸入液體營養到體內的人，一個靠鐵肺呼吸的人，他們在討論要把鐵肺關掉，這算人道嗎？把那個像植物一樣的人送歸天國，這算人道嗎？——爸爸活得那樣痛苦，熬過了前一分鐘，熬不住下一分鐘。」唐駿的臉扭曲着，不住的搖頭，雙手一下子搗住臉，一下子又扯着頭髮：「要是阿驢在就好了，可是，阿驢——」

「我聽不懂你說什麼。老唐，歇着吧，節哀呵！明天出殯還有得累——阿驢怎麼樣？他趕得回來嗎？」

「阿驢不會回來了，」唐驢泣泣着：「他是不會回來的了。」

「唉！也真是的。」阿楚也嘆息起來：「澳洲離開這裏也不過四五百里，乘一趟飛機不就回來了嗎？你是怎麼和他說的？」

「我還有什麼好說的？阿驢自己應該明白家裏的情況。當年爸爸怎麼栽培他，賣了新翻種的膠園，供他到澳洲去學醫。我則休學在家養豬，撈水風信煮豬菜，一批一批的把豬賣出去，留下養家的費用，其餘的都寄給他。阿燕知道了，就常常找我和我吵架，爸爸不知道底蘊，還以為我

讓阿燕老醜，其實自己的老婆還有什麼好嫌的？這些都沒有關係，我們本來就是要栽培他，他有成就，我們都非常高興，覺得我們的心血沒有白花。但是，這次爸爸一病不起，我早有預感，一封封寫信給他，他回信却說暫時走不開，要完成什麼試驗，又要提呈論文，要回最快也得兩個月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現在還回來幹什麼？」

「也許是阿驢那個澳洲太太不肯讓他回來吧？」

「我想不會，上次母親過世後，他們回來住了一個星期。我的英語雖然不好，但普通應對還是可以的。她也很好談，對家裏的事也很關心，問東問西，還要我問爸爸，要不要一起到澳洲去住。家務雜事，她都幫着做，吃完饭搶着洗碗筷，早晚也學着阿燕在祖宗神位獻上一柱香，真是難得。爸爸和我都覺得不好意思，她雖然已是我們唐家媳婦，但遠來是客，我們都不要她動手。她會不讓阿驢回來嗎？」

「也許阿驢有不得已的苦衷。」

「也許吧！我覺得阿驢到澳洲學醫以後，就和我們有了隔膜。上次回來，他來窺窺我錢櫃，我就問他要不要回來自己開醫務所，他就表示不回來。他說他目前在悉尼的醫務所生意很好，賺錢自不用說，最重要的是還可以不斷從事癌腫的研究，這是他學生的旨趣，要是脫離了那個環境，沒有那種先進的設備，沒有基金支持，沒有同道隨時討論，他便會變得沒有作為。而且，別的客觀條件，恐怕也會適應不來。我不知道他說的對不對，我還問他，那麼我們這裏的醫生怎麼辦？」

「阿驢不回答我這個問題，反而問我，這裏開醫務所的醫生，有幾個下班後還在進修？在那

裏進修？有幾個除了高明的醫術之外，還有令人崇敬的醫德？有幾個長期訂閱十種以上的醫學雜誌？每兩年在認可的醫學雜誌上能否發表一篇論文？我當然答不上來，覺得問題扯得好遠，也就不再問他什麼，祇是告訴他，爸爸想不到澳洲定居，希望他回來，這裏也可以行醫濟世，而且，爸爸非常想念他，常常郵差一過，趕快就去打開信箱看看有沒有他的來信。」

「阿驢要是早回來這裏，老伯也許——」

「最終的結果也許改變不了，」唐駿狠狠的舉指在草席上：「如果阿驢在這裏，爸爸最少可以多活幾年。」

唐駿一想起父親的病就悲憤難當，當初祇是右手拿筷子感到不自在，漸漸的，整條手臂又疼又麻。到美蓉的醫所去檢查，醫生診斷的結果是陳年風濕發作，年紀大的人多有風濕疼，吃藥打針少操勞便是了。這樣子醫了一年多，不但沒有好轉的迹象，反而越來越嚴重，最後祇好住進芙蓉亞沙醫院。在醫院裏住了兩個星期，病情更加惡化，醫院當局左檢查右檢驗，又照了幾次X光，也沒有有一個結果，祇是懷疑生癌。而最清楚病情的，恐怕還是父親自己，不住的吵着要出院，要死在家裏。他拗不過父親的主意，祇好出院，跑到奧勒漢醫生那裏，經他介紹到吉隆坡鄧普勒夫人醫院重照X光，結果證實是末期癌腫，癌細胞都已侵蝕到骨髓去了。

這成什麼話？醫術低劣至此，把癌症當作風濕病治療，不是蒙古大夫是什麼？

唐駿永遠都忘不了奧勒漢醫生說的話：「這裏不是英國，也不是美國，令弟在澳洲是癌腫專家，他應該回來——太遲了，太遲了，已經沒有希望了，除了止痛劑，我開的那些藥也不必吃了，我倒是希望出現別的併發症，令弟能一下子過去，以減少他的痛苦。我說出來你別難過，令

算最多還有兩個星期的生命。」

最多還有兩個星期的生命？難道沒有萬萬份之一的奇蹟出現？其實一個星期都不到，父親就走了，而那些藥，是唐駿收起來的，可是，從此他便掉進一個可怖的夢魘，不住的自責，這樣做對嗎？那是養他供他愛他疼他的父親呵！他有什麼權力這樣做？祇是聽憑醫生一句話，就去掌握父親的生命？就算是一分鐘一秒鐘，他有什麼權力去扼殺？不是說好死不如惡活嗎？雖然父親活得極度痛苦，但那終究是有呼吸，有感覺，有生命在跳動。但是，那藥，他却收了起來，唉！要是阿驢在身邊，他一定有主意，他是痛腫專家，他是澳洲著名的痛腫專家呵！

「老實說，」阿楚也把冥紙丟進破臉盆燒起來：「我們這裏，實在太需要像阿驢那樣的專科醫生了。也不知道怎麼搞的，以前很少聽到什麼癌症，現在却忽然多了起來，好像一患上了，就像是死路一條，却不知道我們這裏有多少治癌專家，相信也不會很多。記得去年在報上看過一則陳寶華醫生在板城的談話，他說我們只擁有資格的麻醉醫生，其中三份之一在政府部門服務，而我國則有一千多萬人，這種比率，實在太懸殊了。」

「別說專家了，連普通醫生都不夠。」唐駿一個勁的搖頭：「你天天看報，相信你也看到不久之前大馬醫藥協會華倫伊安的工作報告書：醫生散佈在比較偏遠地區的比率是一對八千，我們住在森美蘭州比較幸運，比率是一對五千。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是醫生外流，不管華倫伊安給外流兩個字下什麼定義，而有關當局又從那一個角度去看待問題，我們都毫無選擇的面對現實，接受事實，有病沒錢去私人醫務所，祇好去亞沙醫院排長龍。想想只花五毛錢就能看病拿藥，就算等個半天一天，也沒什麼好說了。要說要怨，就是阿驢不回來，可是，可是——」

「算了吧，也不要想那麼多了。阿驢的事，不能勉強。有一天情況改變，你不必說一句話，他都會回來。」

唐駿不再說什麼，雙眼楞楞的望着引路燈在風裏一閃一閃的。這個時候，阿驢在幹什麼？在做試驗？還是在醫務所給澳洲人治療癌腫？他知道家裏發生了什麼事嗎？他還記得父親盼望他回來的心願了嗎？

鼓點子又起，木魚聲托托，齊姑纖手輕扣小銅鈸，珊珊的走了過來。

「開始了！」唐驢老五在香鉢上重新點上香，又拿了幾根蠟燭，點了火插在那一圈圈的香蕉莖上。

風吹着，一陣緊似一陣，掛在門楣的白布簾了一邊，在風裏拍啦拍啦的打着，有些蠟燭在風裏熄滅，一股難聞的煙燻味，旋旋捲捲的灌上來，而那旋來轉去的燈籠，却突然撲的一聲摔在地上，竹篾紙糊的燈籠，一下子便着了火。

唐駿趕過去，忙着把火弄熄，燈籠祇剩下一個空洞的竹篾夢框：「燈籠熄了，怎麼辦？」

「算了，不要了。」唐驢老五說：「扔掉！」

齊姑又喃喃的唸起經文，唐駿木然的捧起香鉢靈牌，一步一步的跟在齊姑後面繞着圈子，掛在欄仁樹梢的月牙兒，依然是慘慘淡淡的。

# 阿公和吉羅魚

麥浪

(一)

自從阿爸賣掉家裏的七十依格橡膠園後，阿公就一直默不作聲，而且我也很少見到阿公和阿爸談話，他們倆人也很少相偕一起去布賴河打吉羅魚或進森林里去捕捉小動物。

「阿公是不是生氣了？」

有一天黃昏，我見到阿公獨自坐在屋子前一棵野木薯大樹下用竹片釘成供人憩息的坐椅上沉思時，便走過去問他。

那長着許多皺紋的臉立刻綻出一絲笑容來。我也很久沒看到阿公笑了，阿公的牙齒幾乎都落光了。

「阿公生氣？唔……：：：老人家是不會生氣的。」阿公笑着說，邊牽引我坐到他老人家身旁來。

我喜歡阿公。我喜歡跟阿公講話。我知道阿公很疼我。每次阿公出去街場廟堂旁的那間雜貨店買烟仔時，阿公一定會替我買我喜歡吃的零食。有時候，阿公也會帶我到那張文板開的雜貨店去看他跟朋友一邊喝濃濃的五富大酒，一邊談着布賴開埠的史事。布賴人酒興時，最愛談這兒過去的輝煌史。阿公是道道地地的本地人，從小在這裏長大，不曾出過遠門，最遠也只不過下去十英里外的毛生，而且只是久久一次，沒事情是不去的；布賴是個僻壤，四周環山，處在高地上交通不方便。老人家坐車，最怕坐疼了骨頭，阿公這麼說的，山上的泥路，顛簸厲害，真是不好受。

「可是阿公爲什麼不跟阿爸講話呢？而且阿公去打魚時，也不叫阿爸跟去了。」我不解地問。阿公聽我這麼一說，整個人苦笑了起來。

阿公習慣地摸摸他那尖尖的下巴。阿公的下巴凹了進去，沒有肉了，只看到的是一層皮包骨；阿公的下巴很吸引我，有時候我會頭皮地乘阿公不備時，伸手去擦它一下，心裏的感覺是很好玩的。

阿公從衣袋裏取出布賴人慣常抽的飛馬牌經濟煙。

阿公把一支烟銜在唇間，點上了火，慢慢地抽吸着。

「你阿爸近來很忙，就要搬屋了，人會變成很忙的，你不見你阿爸常常下毛生嗎？」

我點點頭，阿公說的有道理。阿爸近來是很忙了，我聽阿母說，我們一家人再過不久就要搬離布賴這個地方。阿爸最近爲了賣掉膠園的事，奔上奔下；現在又要爲搬遷新居的事團團轉了。不過我對阿公的態度還是有些猜疑。每次一家人在吃晚飯時，阿公總蓬一下阿爸跟他喝一小

杯的酒，現在情形可不同了。阿公只是默默地吃他的飯，酒也不喝了，他老人家想喝酒，便會一個人拿着酒杯走進他的臥房裏喝。阿公也變得不愛說話了。過去阿公在吃完晚飯後，便會牽着我的小手走到屋外的空地上，聽他述說布賴開埠的歷史；我愛聽阿公告訴我有關布賴土匪的故事，阿公有說不完的布賴故事。

現在阿公是變得愛靜了。有時候，吃了晚飯後，我要纏着阿公給我講故事，阿母會很快地過來喝止我別吵着阿公。阿母說阿公近來有心事，不好吵他老人家。我覺得奇怪老人家也會有心事，我只知道阿公是一個很快樂的老人，他只懂得打吉羅魚和捕捉小動物。

很多次我想找機會問一下阿公到底有什麼心事？為什麼近來不愛吵鬧？對阿爸總是不理睬？可是我又害怕他說我小孩子愛管閒事；現在看着阿公正抽着煙，默默地好似在冥想什麼，我的心裏又躊躇一會，我又有所顧忌起來。我只是感覺到阿公是變了，變得那麼愛靜，而且也顯得那麼嚴肅，不像過去那麼祥和了。

此刻，在黃昏的餘暉下，我發現到阿公那稀疏的頭髮白得更多。

(二)

阿爸剛從哥打峇魯回來。在飯桌上，阿爸告訴家人一個好消息，阿爸已經物色到了一幢石磚屋。有大大的客廳、有大大的臥房、有圓潤的庭院，而且阿爸已經定購了，好像是五十多千塊錢的價錢，嘩！好多的錢！沒想到阿爸會有那麼多的錢。

「幾時才可以搬進去？」阿母興奮地問。

「只等裝上電水便可以搬進去了。」阿爸也顯得那麼高興。

「看來我們不久就要離開這兒了。」阿姐說。

「最遲也是兩個月。」阿爸回答。

全家人個個都爲了遷入新居的事高興，我偷偷地看阿公，阿公的臉色不大好看，只有阿公一人沒說話，顯然地阿公是不快樂了。這時我才明白阿公爲什麼近來變得不愛說話。那夜，阿公在飯桌上只吃了一點點的飯，過後，他一人從飯櫃裏拿出酒瓶，獨自走進自己的臥房裏喝酒，這是阿公近來養成的習慣；一不高興，就會一個人躲進房間喝他的酒。過去同阿爸在飯桌上對酒的情形，如今已不存在了。

我放下筷子，很想跑進去阿公的房間。阿母却機敏地向我使個眼色，我又不該亂動了。

隔早，我陪阿姐到河邊去看她洗衣，我發現阿公也跟着來。阿公手中提着魚網和魚叉，還有一紙袋干糧。我知道阿公又要去打吉羅魚了，阿公已好久沒下河去打魚了。

「阿公，我要跟去。」我大聲說，有點撒謊的樣子。在我記憶裏，阿公很少帶我去看他打魚。阿公看看阿姐，阿姐却啞嘴：

「別吵着阿公，你去做什麼？」

我噘着嘴。

「沒關係，阿公帶你去，你要聽着阿公的，知道嗎？」

我跳躍起來。

我踏上阿公乘坐的竹筏。阿公是乘着竹筏打魚。這條布賴河盛產吉羅魚。阿公喜歡烤吉羅魚配酒下肚。

阿公還像布賴許多青年人一樣，能夠握着魚叉潛入水去獵吉羅魚。有時候阿公叫我捧着竹筏；來到急水的地方，阿公會撒網捕捉白魚。白魚拿來炒薑和辣椒很好吃，這是阿公告訴我的。

回去的時候，阿公一共打到了三條吉羅魚和網到了一紙袋的白魚。晚上，阿母用薑和辣椒炒白魚；那三尾吉羅魚，阿公獨自烤了一尾，其餘兩尾阿母拿去油炸。那晚上，阿公吃飯得津津有味。

隨後的幾天，阿公常常一大清早便去打吉羅魚了。每次阿公都有收穫。我發現到阿公這幾天來特別快樂，而且阿公在家的時間愈來愈少。

有一天，當我醒來後，發現到阿公還在家裏，平時那幾天阿公老早便去打魚了。

「阿公，沒有去打吉羅魚嗎？」我問。

阿公笑笑：「阿公帶你去拾榴槤。」

我眼睛一亮，布賴幾時又有水果可以吃了？

我跟阿公到山腳旁的榴槤樹下找榴槤，那幾棵榴槤樹不屬於任何人，誰幸運的話，碰巧遇到了榴槤掉落，那些榴槤便屬於他。

我仰頭看看垂吊在樹幹上的榴槤，心裏頭泛出一陣喜悅，不久，我又可以吃我喜歡吃的水果啦！

我跟阿公一共拾到兩粒榴槤。現在是剛開始跌落的時刻，榴槤不會很多。

在回家途中，我跟阿公手拉手地行着。

「阿公是不是喜歡吃榴槤？」阿公問我。

「喜歡。」我不加考慮地回答。

「想不想吃紅毛丹？」阿公又問。

「很想。」

「想不想吃山竹？」阿公再問。

「很想吃。」我又答。

「阿店喜歡不喜歡古羅魚？」阿公又繼續問。

「嗯，喜歡。」我點點頭。

阿公忽然停止了步伐，我驚愕，也立刻跟着止住脚步。

我仰頭看看阿公。

阿公的臉不再那麼興奮。臉上的皺紋繃得更緊。他又跌入沉思中。

半晌，阿公才拍拍我的頭。

「以後這些東西不再出現了。」

我不明白阿公的話，看着阿公那繃緊的臉龐，我又不敢問他。

這幾天來，阿公常常帶我到果園走走。園主對我們特別客氣，一直向我們塞來一大串一大串的紅毛丹、椰色和山竹；我覺得奇怪為什麼這些朋友忽然間請我們吃那麼多的水果？阿公告訴我，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不久就要搬離這地區了。聽到這些話，我心裏一陣悵悵，我開始奇怪阿爸為什麼要搬離這有免費水果吃的鄉村呢？

「曹老頭，以後有空不妨回來看看我們。」唐老伯遞來一串紅毛丹要我們帶回家去。

「會的，會的。」我聽見阿公的聲音沙啞起來。

唐老伯並拍拍我的頭：

「阿店，以後唐老伯見到你時，你可能長得像唐老伯一樣高大了。」

我聽後笑笑。

阿公牽着我的小手，踏着夕陽歸去。

(三)

阿爸告訴全家大小一個消息。下個月我們舉家搬入新居，阿姐高興得跳起來。我看看阿公，阿公沒表示什麼。

家裏的人又開始忙碌起來了。阿母把全家大小的衣服圍成一團團，把不要用的東西叫我搬到屋外空地去焚燒；阿姐忙着收拾她心愛的東西，相簿一本本地疊放在木箱內。阿爸忙入忙出，達到村裏的朋友，互相握手依依惜別一番。後來阿母提議在臨走前設一個簡單的餐宴招待村裏的朋友。起初阿爸不肯，阿爸說爲了搬屋，弄得大家今日夠忙了，不想再多出一個工作來。可是阿公却贊成說應該設一個餐宴，好讓他同他的朋友痛痛快快地飲最後這一次。阿爸知道近來阿公跟他的關係，爲了搬家的事，阿公一直對他悶在心裏不說一句話。結果爲了不使阿公失望，阿爸於是依了家人這次的要求。餐宴是在臨走前一天設的，布顧全村的朋友都列席。他們還是不忘記帶了一些禮品來。

這天阿公是最高興了。席間他跟幾位老友喝得竟唱起布賴客家山歌來。

村內幾位與我要好的小朋友都過來握我的手，並向我道別。我忽然感覺到他們一個個都變得

那麼可愛，心裏真捨不得離開他們。我再環視四周，那些山，那些樹，以及那一畦畦的稻田，都是那麼地熟悉，富親切感，後來我竟跑去阿母的懷中痛哭一場，我實在太傷心了。

入夜，我發現阿公從他房內搬出魚網、魚具來，他拿到屋外的空地去。

我跑到屋外看個究竟。

「阿公，你要做什麼？」

阿公不理我，他找來幾片乾的阿答葉。他把魚網及魚具放到阿答葉上。

我感到事情的不妙，重跑入屋裏未拉着阿母的袖角說：「媽，阿公他要燒他的魚網。」

阿母笑笑並拍拍我的頭：「不要去管阿公做什麼，明天我們都要離開這兒了。」

我不明白阿母在說什麼，我心裏實在着急，阿公會不會是喝醉酒了？我回頭看看阿爸，阿爸躺在椅子上閉目抽煙，白天他的確忙夠了，他此刻正想好好養神，我實在不敢走過去打攪他。我找尋阿姐，我不知道阿姐在房裏做什麼。

我又奔出屋外。

那幾片阿答葉著火了，吡吡吡吡地响。我見到阿公心愛的東西變成一團火。我真不知道阿公的心裏想什麼？

此刻阿公的身影在火光中行立，兩眼一直朝著那一堆燃燒着的東西。火愈燒愈旺，光線愈來愈亮。

在明亮的火光照耀下，我見到阿公的身影微微地抽動；剎那間，我好似發現到了什麼；那一團火焰中，似乎浮現出一尾尾美麗的古羅魚，牠們有秩序地一尾緊隨一尾地在那火焰中游來游去。

。我害怕，終於忍受不住，大聲疾叫一聲：  
「阿公！」



◎ 俗文化語彙 · 俗文化語彙 · 俗文化語彙 · 俗文化語彙 · 俗文化語彙



# 父喪

梅淑貞

五個兒女之中，魏企儀和她的父親魏煥齋最爲親近。大姐魏玉蘭，二姐魏玉蓉，兩人比魏企儀年長十餘歲，可是都十分敬畏她們的父親，兩個弟弟從小到大也是不大敢和父親面對面的談話。只有魏企儀才不怕他。

她還未上學讀書，便已經認識了好些字，媽媽在家裏教她的。待上了一年級，便開始看「兒童樂園」、「南洋兒童」等小孩書刊。她吸收得很快。有一次，她看着「南洋兒童」，突然放下書，向着正在看報紙的父親問道：「爸爸，爲甚麼我們要姓魏？」

她爸爸移開報紙笑起來：「傻的，祖先姓魏我們便姓魏。」

她不服氣的說道：「姓魏的都不是好人！」

魏煥齋作出生氣的样子：「亂說，誰說姓魏的都不是好人？」

「摩，你看。」她把「南洋兒童」遞過去，「這個魏忠賢不是大奸臣嗎？」她的父親撫着她的頭髮哈哈大笑，說道：「是他而已呀，關我們甚麼事？」

「爸爸，我的名字也不好。」她知道父親最疼她，就越發撒起賴來。

「哦，」父親帶笑的看着她：「你的名字又有哪個地方不好？」

「企儀不好，企是有企圖，我要跟姐姐她們，叫玉儀。」

「哦，你認識的字倒不少啊。」然後他又裝出板着脸的樣子說：「你這個企不是有企圖，是站着的意思，明白嗎？下次不要再亂說啦。」

許多年後，她才從母親的口中知道，父親因為一連生了三個都是女兒，如果一直這樣「玉」下去的話，第四個恐怕也是女兒，因此便替她起了個完全迥異的名字，果然，自她之後，下面兩個都是兒子。

「哼，爸爸也是重男輕女。」她鼓着腮幫子說。

但她愛她的父親依然如昔。

自她八歲那年開始，父親便赴高溇工作，每個週末回家一次，帶着企儀和弟弟去看電影。那是她一星期中最快樂的一天。而母親却留下來照顧最小的弟弟，她對父親所愛看的電影並無同好。這種週末歡樂，一直持續到她上了中學。

她逐漸明白父親是個寂寞的人。在家的時候，他沉默的時間居多；而她，已到了有很多話都不能對父母訴說的年齡。他最喜歡那首粵曲「客途秋恨」，播了一次又一次。「涼風有訊，秋月無邊」，共同聽着哀怨的南音，在那一刻，父女之間有着一種奇異的瞭解。他原是一個一生都是

在窮途落魄中渡過的書生，但遇上的卻不是麥氏秋娟。

X

離開「明日」狄斯哥，又在燕美律喫了宵夜，魏企儀新近認識的小男朋友送她回到住所時，已過了午夜十二點。

X

同屋的男孩下轟還在客廳裏讀書，這幾天他正忙着準備大學的年終考試。

下轟一見到她，便說：「你家裏來了電話，說你的父親情況十分嚴重。」

她正在脫鞋子，一聽此話，便呆了一陣，倚着牆失神了一會，才問道：「還有說甚麼嗎？」  
「噢，叫你明早立刻趕回去。」

情況十分嚴重。已病入膏肓了。要來的總會來的，但想不到會在今晚。剛才她還在跳舞狂歡，而在北方那個生她育她的城市，他在那裏躺着奄奄一息。

「原諒我，爸爸。」她坐在床沿，雙手掩臉。數月來唯一的一次出去，就這麼巧。

家裏沒有電話，剛才的電話，一定是弟弟走去離家約半哩的公共電話亭打來的。那已是兩三個鐘頭前的事，此刻不知怎樣了。可能他已經厭了氣，永久的離開了這個並沒有給與他很多的世界，啊那個生育她的人。

她怔怔的換了睡袍躺下，輾轉不能成眠，慢慢的終被疲倦所征服。

她從噩夢中驚醒時已是凌晨四時。回憶剛才的夢境，竟然和四個月前的噩夢一模一樣：她一抵步，便見一家人全身稿索，父親已經去世了。誰說夢不會重複，她就接二連三的做着同樣的噩夢。第一次的夢尤其驚心動魄。她在那天下午下班後看到父親的信，說他身體有點不適，當晚她

便夢見他去世。那一次，她在夢中痛哭失聲。

因為心境和工作的關係，已有半年她不會回家。接到信的兩個星期後，趁着幾天的開齋節假期，她便回家一趟。

見到父親，只發覺到他比半年前消瘦，但精神看來還好，便放心不少。問起他的病，他微笑說：「看過醫生幾次，也沒說甚麼，只是瘦了十磅。」她聽了也就不以為意。豈料她返回吉隆坡不到一個月，便接到家裏打去她辦事處的電話，說父親已經進了醫院。她便立刻忙著交待工作請假訂機票，以便第二天早上趕回去。當天晚上，她又做着同樣的噩夢。

二姐玉蓉一見到她回來，便忍不住哭了出來。她覺得十分詫異。她不明白爲甚麼她要哭。過後姐妹二人坐在屋外的長木椅上默默無言。

「真的那麼嚴重嗎？」過了很久她才問道。

「你還不知道，三天前開了刀，他就一直留在急救室裏；嚴重不嚴重，你想想看。」

「醫生說過甚麼沒有？」

「他甚麼也沒有，我們不會講英語，也不敢問。」說着，她又哽咽起來。

「可能不會嚴重，不要亂想了。」她仍然抱着希望的說。

「等下你和媽送午餐去，見到那個醫生，一定要問清楚到底是甚麼病才好。」她答是。

去到醫院，深聽到父親今早已離開急救室，住進了普通病房，她的希望便越加濃厚。

父親顯得很疲弱，但精神比想像中好。見到她，他牽露出發笑。他說：「手術過後好多了。沒開刀前肚子脹得難受。」過了一會又若有所思的說：「醫生說他還未檢出病症。」過後母親便

銀他吃帶來的魚粥。

母親低聲對她說：「探病時間一過，醫生便來巡房，我們去外面等他出來時間他。」

她站在走廊外看着那名美國醫生一張換一張病床的慰問每一個病人，旁邊有個華人護士跟着。醫生停在她父親的病床前時，她看見父親在跟那名護士說話。那醫生仍然一臉的好笑容。她在外面竟然看得痴了。這樣的一個好醫生，所帶來的一定不會是壞消息。

醫生一走出來，她便立刻冲上前：「醫生，請問那個名叫魏梅蕊的患的是甚麼病？」

醫生撫着下巴，看她一眼問道：「你是他的甚麼人？」

「我是他女兒。」

「啊，很抱歉呢，你父親患的是肝癌。那天開刀一看整個肝是癌細胞，我們已經無能爲力了。」

啊，整個世界彷彿在那一刻停頓，她貼着牆壁呻吟着問道：「他還能活多久？」

「嗯，不會久的了，最多只有兩個月。」她聽了心如刀割，淚湧如泉。

母親見到她這種情狀，便知不好，也號啕大哭起來。

醫生拍拍她的肩膀說：「安慰你的母親吧。」

母女二人分別站着，各人流各人的眼淚。旁邊有個護士便拉她說道：「叫你母親不要再哭了，老人家會哭壞的。」

母女二人滿臉淚痕的回家，兩個姐姐見了心裏明白，便又哭成一團。哭他們已判了死刑的父親。

說全儀在極度哀傷中幾乎想笑了出來：「這種抱頭痛哭的鏡頭，以前以為只有在婆婆媽媽的電影裏才有，想不到在真實世界中也一樣會發生。」「至少我們知道父親還剩下兩個月，我們還剩下多久呢，沒有人知道，今日復明日，還得營營逐逐的活下去。」過了兩天，父親的情況已趨穩定，她便回去上班。

自此之後，她便拒絕一切約會，偶然會獨自去看場電影，她看到的只是一片荒涼。行將死去的不是他，生命也在她的身體內一點一滴的流逝。記不起從幾歲開始，她上街看電影時便不再拉父親的手。只有一次，也是晚上去看電影，下着大雨，父子女三人進去戲院坐下時都淋濕了，她伸手過去擦一擦父親的手臂，覺得自己一陣震動。很多年後，她對這件事還存着很強烈的記憶。她不明白為甚麼要擦手過去，更不明白為甚麼當時會震動不安。這回憶，時不時會幽靈似的出現。

她每隔一兩個星期便回去一次看他。有時遇上她心情好的時候，她會對同事笑說：「哈哈，我現在成了南北兩地的空中飛人呢。」遇上她心情不好時，她也會說：「我現在是替M.A.S.打工。」日子在煩躁不安中渡過，她不知那一天是甚麼時候。到了九月底，醫生所說的期限，父親仍無大改變。她開始懷疑醫生的診斷是不是準確，可能他診斷錯誤呢。這麼想時，她又幾乎高興了起來。但她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一直這樣不好不壞的呈膠着狀態，她也是高興的。早上起床後，他會出去屋外走動，回來吃早餐，大口大口的吞着藥。她看着他吃藥時的真摯與虔誠，幾乎衝動得想喊出來：「沒有用的！這藥只是止痛藥，活不了命的！」她扭轉頭，不忍再看，那一張已寫上死亡對生命仍充滿希望的臉孔。對一個一生真摯的人說謊，是多麼的殘忍。

但我們卻活在一個謊言世界裏，多麼的不幸。

踏入十月，死亡的陰影開始在他臉上出現，他躺在床上時間也越來越長。她仍然隔一兩星期便回家一轉，在驅往機場的路上，每一次心中都在狂呼：這會不會是最後一次？這會不會是最後一次？

她見到他時，有時是清醒着的，有時是昏睡。清醒時，他不再追問他患的是甚麼病，彷彿他已經知道是沒有希望的了。姐妹三人坐在廳裏談天，有時談她們的父親病況，有時談別的時高聲大笑，笑後又覺得不安，她便靜悄悄的溜進他的房間，看他是否被吵醒。如果他仍然昏睡，便覺得放心。他醒了，便問他：「你今天覺得怎樣？」他疲倦不堪的答道：「還不是一樣。」永遠是同樣的問題，同樣的答案。

母親對她說：「你眼力好，替你父親修修指甲吧。」她欣然的接受這任務，第一次替他修剪指甲。他的指甲變得又黃又厚又硬，修剪時嘩啦作響，她有肢軀不真實的感覺。已經多少年了，她不會和父親這麼接近過。黃昏的日影透過窗而來，父女二人一起沐浴在一片金光燦爛裏。

一次大姐悄聲對她說：「我認識一個人，也是這個病，病發後一個月不到，便去了。沒想到他會拖那麼久。」她想了一會才說：「他是不捨得。」「但他好像已知道不會好了的了。」

大姐搖頭說：「怎會不知道？他看到你一兩個星期便回來一次，嘴裏不說，心裏也是明白的。」她不再作聲。

十月底她回去時，母親流着淚向她說：「看情形，大概是這一兩個星期內的事了。你去看看吧，他現在連坐起來的氣力都沒有了。」

她進去看他時他正昏睡，發出很大的鼾聲。她看着他，臉上身上的肌肉都消失了。

她們都已預備了喪服，她看着那一件件黑衣，心痛如絞，卻又覺得滑稽；彷彿每一個人都不得他早點去。母親拿給她看她給父親買的衣服和鞋子，說花了超過一百塊，她閉上眼，不忍聽，也不忍看。

這一次回去後她便每晚做着各式各樣的噩夢，醒後比未睡前還要累。她還得照常上班，還得照常吃飯睡覺，要應付各式各樣的人，友善的與不友善的；不管她做甚麼事，死亡的陰影都一直籠罩着她。她最希望做的事便是能夠墮入另一個世界，一個無所謂生命或死亡的世界。在那裏，時間是停頓着的，因此也無所謂日昇或日落。也許這樣，她才不必去忍受天黑後還有天亮的折磨。

好容易挨到天亮，她收拾了一點行李，便趕去公司請假。她也不知道要請幾天假，只好向老板說父親病危，要趕回去看看，看過情形後才能決定。洋人老板卻也表示同情，叫她不必掛念工作，有事便打電話來通知。

她以為一踏上家門一定是哭聲震天的，豈知竟是靜悄悄一點聲息也沒有。她正覺得詫異，放下行李想進去看看，二姐卻在這個時候走下樓梯。

「爸爸怎樣了？」她緊張的問。

「你去他房裏看他去吧。昨晚很嚴重，醫生給了藥，又緩了一些。他說大概是這一兩天了，所以叫你回來。」

她走進去，見他已瘦得像一具皮包骨的骷髏，母親坐在旁邊垂淚。「你去叫叫他吧。」她嗚咽着說。

她俯下頭輕聲叫：「爸爸，爸爸。」但一點反應也沒有。他繼續張着口喘着氣。

「阿儀回來了，你知道嗎？」母親措着淚說。他慢慢睜開眼，嘴蠕動着，但聲音卻微弱不可聞。

「爸爸，你想說甚麼？」她覺得喉嚨發痛，眼前一片模糊。

他拼出了很大的氣力，才說了一聲：「阿儀。」，便又重新沉寂。他彷彿已經進入無知覺的狀態。

下午母親替他更換衣服，三姐妹都在客廳裏；突然聽得母親大叫一聲，不約而同三人一起衝了進去。企儀一眼便看見，父親的背上生了一片很大的褥瘡，她發出一聲驚呼，便整個人驚呆住。兩個姐姐也都見到，一起呼天搶地的哭起來：「爸爸，你怎會那麼苦啊！」二姐哭叫着，說母親怎會把病人弄成那個樣子。她慢慢退出屋外，她要離開這個充滿了死亡氣味的病房，她要去那個，那個只有草香與花香的新世界。她在屋外的石欄坐到天黑。

入夜後父親的情況漸漸嚴重，變成只有出氣而沒有入氣。母親說時候快到了，她要替他穿上衣服，姐妹三人合力抬她們的父親出去客廳。折騰了好一會，才替他穿戴整齊。母親說若不是趁他還有氣息的時候給他穿上，他將帶不走。

他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困難，只發出斷斷續續的「啊」「啊」聲。很多次，他們以為他已經去了，但隔了一會，那長長的「啊」聲又再回來。企儀和她的二姐肩並肩的坐着，手握着手，靜看

死亡正侵襲着他。兩人微微的發着抖。

「大弟呢？」她問她二姐道。

「誰知道他溜去哪裏。」玉蓉恨恨的說道：「這種人，虧父親還這麼疼他，到了這個時候，他還有心情出去玩。」

母親也在喃喃罵着她的大兒子。

突然父親的「啊」聲變成呻吟聲，幾個人十分害怕的圍着他看。她向母親說：「不如去叫劉醫生來看看，好嗎？」母親想了一想，說也好，叫小弟弟陪她去打電話。

電話打通了，但接電話的人不肯通報，說夜深了，醫生已睡下。她幾乎是哀求的說：「求求你去叫他，病人現在很辛苦。」那女人沉吟了一會，果然把醫生叫來。

「我是他的女兒，是，他現在很辛苦，我們不知怎麼辦，想叫你看。」她急促的說。

劉醫生嘆息着說：「好吧，我來就是，給他打一針，他便不會有痛苦。」

「吓？」她聽了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小弟弟見她放下電話，便追問道：「醫生肯來嗎？」

她空洞洞的回答：「他說給他打一針，便不再有痛苦。」

弟弟聽後亦笑了起來。在昏暗的街燈下，姐弟二人，一路笑着回家。

回到家後，她便把醫生的話告訴她們，母親和大姐搖頭說不可以這樣做。

醫生一到，母親便搶着說：「我們拜神人家，一切要聽其自然，萬萬不可以打針，太殘忍了。」她呆呆的聽着。

醫生點着頭說：「我知道，我知道，我只給他安眠和止痛的藥便是。」經過檢查，劉醫生說：「我替他打一針，只是幫助他的睡眠，不効事的。」

「不是打那種針吧？」母親仍然不放心的問道。

「不是，除非家人同意，我們不會亂打。」

醫生提着藥箱離開時，母親又問道：「他還能有多久？」

「大概不出這兩三天。」

他又恢復平靜，似沉沉的昏睡着。她們又把他連人帶床抬回去他的房間。

二姐見她打着呵欠，便說道：「你去睡吧，我在這裏守着便是。」她亦不堅持，疲倦萬分的扶着樓梯扶手上樓。二姐真是了不起，這一個多月來多由她守候，難為她熬夜。一輪下，她便立即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她下去看他，其他人仍未醒來。他仍在昏睡中，沉重的呼吸着。她看着他的臉，覺得十分驚異，這個人是誰，她一點都不認得。那個美國醫生不是曾說過他只有兩個月的嗎？而現在已過了四個多月了，他仍然緊緊抓住不放，痛苦萬分的活着。他背上的褥瘡，他背上鮮紅的褥瘡！如果這次醫生又估計錯誤呢？如果他還這樣的拖上兩三個星期怎麼辦？這樣想着時，她突然覺得恐怖萬分，想把他的枕頭拉過來，蓋住他的臉，只要幾分鐘，也許他就會這樣無聲無息的去。

「這樣下去，我們都瘋了。」她搗着臉，坐在他床旁的椅上。「對不起，我不是惡意的。」她哽咽着說。

一整天他的情況仍然不變。但到了晚上，又沉重起來。母親神情緊張的說：「這次恐怕是真的了。」她們又再次抬他出客廳。那長長的「啊」聲又再回來，間隔的時間越來越久。每一次，「啊」聲一響起，她們便失望一次；原來他還有呼吸。二姐的臉因恐懼而扭曲：「太恐怖了。」

「是，太恐怖了。」她回應着。

又過了一個最漫長的夜晚。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他們吃早餐，看報紙，聽着那長長的「啊」聲，焦躁的等待那一刻的到來。

從十一點開始，他的喘氣聲便失去了規律。母親和姐姐圍着他看，只有她獨自坐在一角，看着她們的反應。她聽見她的大姐說：「等下如果有「噠」的一聲，那便是了。」

他的呼吸突然急促起來，一起一落的，歷時十多分鐘之久，漸漸便靜返沉寂。

她們一起驚叫道：「他去了！」她聽了閉上眼睛。

「奇怪，怎會沒有「噠」的一聲？」大姐似剛從大夢中醒過來的說。

這時二姐突然驚呼一聲：「看！他的眼淚，多麼清澈！」她也沒有去看。

但她看了看牆上的時鐘，時正十二點一刻，外面的陽光照得多麼好，多麼美。而那裏屍衣，他已經穿了三天。

然後他們便開始了十分瑣碎的工作：通知殯儀館、領死亡證書、通知親友、看葬地、登訃告、買守夜的食品與一切用品，一家人忙得團團轉。

法醫官來檢查時，她以為他會查看她的父親是否已證實死亡的，但他甚麼也沒有做，只問了

他的死因，時間，由她簽了字，便過去了。她一直難以置信，他已經永遠的離開了他們，也許突然間他又「啊」聲再起呢？她有一陣子恨那名法醫官太過草率。沒有了聲息就是死亡了嗎？

第三天他便下葬。那天陽光大好，送葬者被招待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大家談笑風生，彷彿他們正參加某個年輕人的婚禮。

他的墓地是在一個高崗上，面對着美麗的海峽。

母親說：「這個地方環境真好，有山有水，他一定會喜歡。」然後她又說：「我們已送你到這裏了，你知道嗎？」眼淚沿着她的臉頰無聲無息的滾下。

葬禮過後，大姐拿了一些祭品回去她的夫家，二姐不要回去，她一身黑衣，她夫家的人會不高興。

晚上時姐妹二人同睡一張床。夜深時，風雨大作，吹得窗玻璃「卡卡」作響。她想着他的墓地，那新墳，一定被風雨所欺。他們硬硬把他自人間中拖走，那不是他的意願，不是的。他多麼熱愛這個世界。

風呼號着，雨越下越大。她的二姐緊緊握着她的手：「我很怕。」「人說陰陽是兩個世界，便是這個意思。」

然後她們便手拉着手，沉沉的睡去。



# 刻碑者

丁雲

當他感覺喉嚨發痒，需要一點潤喉的玫瑰露時，抖擻擻的摸出座墊底下的酒瓶，瓶底朝天的往口中滴呀滴的才滴出幾滴，落在舌頭上都蒸化掉了。

他開始彎下腰不停的咳着。

這時老板黑豬旋風一樣的闖進石窠來，把一張寫着字的紙條交給他，對鑿石刻碑的敲打聲很厭惡似的，張大嗓門很粗的嚷着：「別老泡在酒缸里了，會要命的！哪，紙條那個要快點下鋪，他們限五天要交貨，而且指定要土伯你的手藝，不是鬧着玩的。」

土伯眼也沒抬，接過紙條就隨手擱在一旁。看到黑豬又像旋風般的轉出窠子，喉嚨又痒了起來，提起鋪子要鑿石雙手就抖個不停，索性丟掉工具，回頭看看正在專心給碑字髹漆的阿衛，想喊他去後面雜貨店買瓶葫蘆蘆的五加皮，又省起雜貨店的賬欠得一大疊，剛開口又把吐出來的話

鳴回去。

石窠里石碎飛揚，敲打的嘈聲猛擊着耳鼓。

這個刻石窠是店屋後頭加搭出來的建築，潮濕的，狹窄的，骯髒的後巷各種味道和石灰塵混在一塊，構成一種灰暗的，詭異的，絕望的氣氛。

平時里面的東西也夠凌亂的，鑿石的工具，未清理的碎石塊，刻了一半的碑石，隨便掛着的背心汗衫，坐墊，茶壺，舊報紙，簡直像垃圾箱，角頭用藍布帘隔開的一隅還有張帆布床，那是土伯晚上睡覺的地方。

石窠里就是阿衛，另外還有個中年師父阿達叔，老板平時除了催工是不會到這兒來的。阿衛阿達叔他們白天工作，黃昏都各自回家去了。晚上一下子鑿石的敲打叮叮聲，以及塵埃都落定下來了，陷入死一樣的沉寂，所以土伯倒寧願像白天那樣，雖然燥熱一點，僻一點，嘈一點，聽慣了那一聲聲鑿子釘在石碑上的聲响，感覺才是活着的。

「土伯，看看是什麼東西？指定要您做？」阿達叔看土伯歇住了痰，也停下了錘子。

「還會有什麼新鮮事兒？……」土伯雖然六十二，什麼人面什麼心眼不知道？他近來身體愈來愈差，視力減退，發起酒癮什麼天塌下來也管他的，人家交來的生意，他從沒一次准時刻出來，一個碑刻了七八天，老板不呱呱叫才怪呢！指定他刻，指定他五天交貨，還不是怕他兩腳五加皮下肚，便天地茫茫兩不知。土伯攤開那張字條，開頭端端正正的寫着：關考陳公水福：「哦，陳水福嗎？不就是過港四合棧那個老板？乖乖，這老頭享年七十有八，子孫滿堂，有的做了醫生有的是州議員，可真有福氣，上次出殯行列就排了上英里長，聽說做了個風水就花了

上百千……」

「那又關我們什麼事？」阿衛皺皺那未脫稚氣的鼻子，有點不滿現實的味道，「我們還不是要一整一鋪把他們的名字刻在碑上，同樣只是個名字，死了還能神氣？」

「這你就不懂了，有錢并不表示就有福氣，但像陳水福那樣有福氣的人到底不多，子孫那麼多，孝子孝孫一排也夠風光風光的，別人瞧了免不了會由心理頭贊嘆兩句。」

阿達叔的意思大概是說陳比孤苦伶仃一個人無依無靠，孤孤寂寂的死掉好，身邊無子無孫，碑名只好隨便刻某某之墓，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

土伯聽了默不着聲。

陳水福，享年七十有八，子孫滿堂，有福氣的人，這些字眼像十七八只虫從他耳孔鑽進去，鑽進全身的肝的肺的腦的每一個角落游走爬行，再離安寧。

他緩緩的支着碑石站起來，有些失神，有些感觸，有些倦倦的瞧瞧窗外漸漸下來的暮色。那塊未完成的碑石好像對他提供一些訊息似的，整個石窠沉寂了下來。

傍晚歇工後在店里吃過晚飯，阿達叔和阿衛都走了。

土伯連晚飯也沒動，只是向老板娘討些剩飯菜，捧着回石窠去，咪咪咪咪的叫着他的貓兒。

「咪咪，癩癩，咪咪……」他蹲彎着腰在床底在廢物堆在石碑後找尋貓的蹤迹。「咪咪，癩癩，出來吃飯啦，別跟我捉迷藏了……」

終於那隻灰貓妙妙的從窗口跳進來，他把牠抱在懷里，撫摸牠的毛、鼻子和爪，發覺癩癩近來的毛又掉了不少，光巴巴的，大概年歲也大了。

「今天又跑那兒去了？是不是又到劉嬌那兒偷魚吃？」他把袖放在地上，看牠在地上轉兩個圈，對着鉢里的剩菜粗飯不感興趣，反而走回他的腳旁親熱的摩擦，然後靜靜的躺下來睡去。

彷彿受到感染似的，他近來也容易感到疲累。

緩緩的倒向帆布床去，他這樣躺着，靜靜的，死去一樣的躺着眼睛却睜得老大，斜瞪着石塊壓鎮在桌上那張寫着碑名的字條，被風吹起一角一掀一掀的。陳公水福，享年七十八，子孫有些是醫生，有些當了議員……

土伯想起給別人刻石刻碑，刻了大半輩子，到頭來不曉得那一天自己雙腳一伸，鼻孔停止了呼吸，誰還會記得他呢？誰會又給他刻上墓碑呢？

他想自己此生六十多個寒暑就這樣流瀉過去，命運把他給安排在固定的軌道上，像給水泥土凝固了似的絲毫動彈不得。多少美的，凄楚的，憂苦的事已留在深夜宿酒初醒的回憶中。

馬來亞淪陷那年，在逃難時妻子難產死在途中，幸而產下的女嬰倖存平安，在那戰火苦難中的第一聲啼哭，是多麼無助悲凄。那動蕩不安的苦難歲月里，人們永遠來不及去接受一份喜悅，另一個悲患又接踵而至，感覺也麻木了。他就這麼草草的把妻子葬在梧桐樹下，隨便擲一塊木板以作辨認，開始帶着在戰火中誕生的嬰兒，和一個十四歲一個十六歲的兒子跟着逃難的人潮離開城市，東躲西藏，掙扎求生，終於逃到了龍溪。

龍溪靠近山區一帶算是能夠躲避蹂躪的一塊淨土。

他們幾十家人在那兒聚居、種植、互相扶持求生，嬰兒有幸在鄰居婦人幫忙哺育中一點一點的成長。

那時山區有好幾個游擊隊在活動，打鬼子。

那時的壯丁，能打槍的，能攀山越嶺的，誰不滿腔熱血參加游擊隊？土伯那時就是身子弱，一條腿有些跛，看別人怎麼保衛國家國拋頭顱灑熱血，打鬼子真痛快。

土伯的兩個兒子文堯和文拓，一個十四歲一個十六歲，可長得像小牛一樣粗壯，平時干莊稼活也不輸給老爸，挑水打柴勤快又俐落。因常常跟山里出來的隊員接觸，禁不住慫恿，也躍躍欲試。

他們以前住在萬津時不是沒吃過日本鬼子的苦頭。那小村從沒一天安寧，養了鷄鴨養了豬只都給強搶走，日本鬼子見了漂亮的婦女就撲上去，見到不順眼的青年就當他是游擊隊捉了游街示衆，然後扛一把鋤頭油棕芭自挖墓穴，拿準軍刀往後頸一砍，乾脆俐落。

在動蕩時代中的兒子早成熟，何況母親也是在逃難中因缺乏醫藥照顧難產而死，他們心目中早已將這筆血債加算在侵略他們國土踐踏他們家園的日本鬼子身上。文堯與文拓終於參加了游擊隊。

自從兩個孩子進山，土伯每天都在擔憂害怕中渡過，怕他們吃苦了，怕他們受到什麼損傷。好不容易逃過黑暗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本投降了，終於和平了，保住了家園。可是土伯永遠也沒料到，兩個孩子竟然沒跑出森林來，竟然陷人另一場戰鬥。

老天啊，廿多年來，他們不知死活，不知下落，音訊不明，就留下老爸無依無靠，孤苦零仃的一個人。

他想老天對他可真刻薄，野渡頭的一把血，一聲啼哭就帶走了他的妻子，接着兩個兒子也不

肯給他留下。他這半生顛沛流離，動動直直的討三餐溫飽，也不敢有什麼奢望會創出個局面或漸入佳境什麼的。其實在那個動蕩憂患重重的時代里也不容許他造奢侈的夢。他就這麼想着，有個搖風遮雨的家，孩子都在身邊，三餐粗具，也就是種難得的福足。他的要求并不多，為什麼老天不肯留一點給他？

這麼想着總算老天給他留下了小女兒文慧，他不是完全絕望的，還有點依靠，有點安慰。

在山區渡過幾年，一直等不到森林里文堯文拓他們的音訊，然後隨着大遷移的浪潮湧到新村安身，一晃又是幾年。那些日子來感覺整個人七零八落的，沒有點着實感。拉拉雜雜的給人補破鑊破鍋，又敲些石臼刻刻墓碑討生活。

眼看着唯一在身邊的小女兒文慧一天天的長大，鄰居就這麼勸他說，多深的創痛傷痕也會平復的，兩個兒子是不用盼了，文慧長大，總有一天要嫁出去的，到頭來孤苦伶仃的，生病受寒也沒個人捧湯煎藥，補衣縫褲什麼的，夠淒涼的。

角間洗衣店的那個阿嬌就這麼說他：

「土叔啊，不是我說你，你現在五十剛罷頭，往後的日子還長着呢，怎不給自己做個打算？我看你那兩個兒子是不能指望了，阿慧一幌眼就這麼高了，總有一天要嫁出去，還能侍候你一輩子嗎？好好歹歹找個女人，即使拖幾個油瓶都行，至少頭頭尾尾有個照應，才像個家的樣子嘛：」

「河嬌，不是我不想，我担心是阿慧好不容易跟我這老爸爸苦了這麼些年，她也不是活潑的孩子，許多事都悶在心里，万一討個凶巴辣的會刻薄她，不是叫我難為？何況我現在窮逼逼的，誰

會看上眼呢？跟着我還不是捱苦？」

「這年頭，誰還會嫌你呢？」阿嬌說的也是實話，許多婦人家里的當家都給鬼子給「裁」了。拖着年幼的孩子，還不是想找個依靠，找個棲身之處，誰還會嫌呢？

話是這麼說，他五十歲頭，身子一向還挺健壯的，好不容易捱過黑暗淪陷的歲月，感覺有種重新開始的躍動，也渴望重新有個溫暖的家。禁不住阿嬌的慫恿與介紹，也見過一兩個人，有個身邊拖了三個瓜瓜，都要吃飯的，他想到自己也只能討個三餐，一下子多了四口，真是怕怕，就不敢答應。還有個年輕的，才三十二歲，真可以當他女兒，對方還說他是個刻碑的，無緣無故就打了退堂鼓。

他碰了兩鼻子灰，從此不再提那回事。

時光荏苒，歲月催人老，轉眼他頭髮斑白，視力差了，又嗜點酒，常常喝個爛醉，低驕妻子及兩個兒子的名字。深夜宿酒醒來，一種無形的寂寞就纏繞着他。

女兒文慧在他五十八那年嫁給個家里開布莊的，那男的看起來忠忠直直，動動懇懇，頗有干劲。婚後帶着家里的一筆資金到外州開店，也鬧出個門面，女兒總算下半輩子衣食不愁。但也漸漸跟刻碑的老爸隔着江河大海似的，偶而會匯寄一點錢給他買酒喝，有了孩子也只是寄張照片來，讓他對着照片的嬰孩發楞感喟。

可以想的東西都想了，可以觸摸的東西都觸摸過了，他瞞着窗外寥落的星子，涼涼的夜風悄悄的鑽進石竇里，吹來了小巷後那夾着濕濕與濃得像墨的孤寂。雙眼定定的，仍然停留在那張一撇一撇露出陳公永福幾個字樣的碑名上。土伯感覺一股奇異的亢奮，毫無願意，索性爬起來，喉

喘又忍不住痒起來，只得不停的咳着，咳得彎下腰。他踉蹌跌步的走近一塊大塊的，鋪得狹平的石板前，蹲了下來，伸出抖着不停的手按在石板上，撫摸着那種涼涼冰冰的感覺，手不再抖了，變得穩定而有力。他的心底泛起了一朵瑰麗，一個小秘密。

聖晨士伯竟然變得動快起來，也沉默得有些異議，最出奇的就是從他全身上下再也嗅不出一點酒味來。他在早晨選了塊石板，叫阿衛幫忙搬到居處的角落去，開始很專心的一鑿一鏟的琢刻起來，他的手不再顫抖，變得穩定而準確。

他彷彿渾忘了別人的存在，整個人陷入一種肅穆的虔誠，像在進行一件神聖的工作。直到一整天飛快的溜過去，他除了吃飯的時間離開一會兒，就呆在那石碑前叮叮的敲打，琢刻。也不時傳來幾聲辛苦的干咳。

他不停的工作，而且像不願意別人注意他的工作進展，第二天老板進來一會，還沒走近他就被粗聲呼里呼嗎的趕走：「看什麼看？你不是說五天嗎？我就五天做出來給你看看，現在看什麼看？」

黑豬碰得一鼻子灰，轉頭就走，他可不是想來查看士伯的工作進度，只是聽阿衛說士伯有點反常，謾謾是怎麼回事而已。士伯的玩意兒他不是不知道，三番幾次刻的東西沒能准時交貨，害顧客說他沒信用，許多生意都讓別人做了。這老頭子手藝精，就是喜歡喝酒，兩瓶下肚管你他娘的，現在可轉了性似的。

一連四天，士伯不曾離開店里一步，除了到廚房吃飯，大部份的時間他都在石寮里敲敲鑿鑿，晚上也不肯歇着，亮着小燈泡弄到八九點。

他的身體也越來越弱，臉色青白，斑白稀鬆的頭髮像糞穢土地上的干草奄奄一息的，雙眼更深埋了下去，鼻孔的呼吸沉濁，只有那雙眼睛睜得像夜靜孤星那般亮。他的咳，以往灑下玫瑰露就會好些，現在沒再動酒的念頭，反而像沒澆水的樹快枯乾似的。

「這老頭好像不要命了；干什麼呢？」阿達叔也覺得奇怪，「黑豬說什麼管他去說，真要五天趕給人家啊？」

「誰知道怎麼回事？」阿衛也豎住個疑問：「土伯刻得那麼專心，也不給人家看一眼，休息時還找塊麻布把牌臉給遮住，不是露了一手神技吧？」

「唉，說起土伯也怪可憐的，老婆在日本手死掉了，聽說兩個兒子跑進森林一直沒出來，也不知生死。唯一相依為命的女兒嫁了個開店的，做少奶奶，四五年也沒回來看他一下，一個人怪寂寞的，他愛喝點酒，大概就是人家常說的借酒消愁這回事吧：：：：：」

第四天傍晚，土伯又開始叫阿衛幫他買酒了，他七摸八索，找找尋尋的，從厝處床底找到十塊錢，叫阿衛到雜貨店給他買瓶五加皮回來。那晚八點多，叮叮的礮石聲才停止，石窠陷入死寂。

第五天清晨阿衛回石窠上工，鑽進里面看見從未關的窗鑽進來的一縷晨色，整個石窠里靜悄悄的，土伯睡覺的角落也沒聲沒息。阿衛走近窗口，看見那塊墓碑已經完成了，晨光照耀下，赫然發現刻着的是：廣東，梅縣，顯考土伯溫公。左邊小字刻着：孝子，文堯，文拓。右邊是：生於一九〇四年八月初四，卒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四。

阿衛跳起來掀開麻布隔帘，只見土伯靜靜的躺在床上，雙目緊閉着，臉色灰黯，一只手掉下床垂掛着，手不遠是個五加皮酒罐，他就像往常宿酒未醒的樣子，咀抵住，咀角微微向上翹起，

牽出一絲神秘的笑意，流露着安詳。

阿奮站在那兒靜靜沒出聲，沒動。

然後他帶起筆和漆，為那個碑名點上顏色。



# 結局

吳維涼

七天滂沱豪雨，此處終於釀成水災。

在洶湧的水未淹沒柏油路前，災民已認命的選擇了逃亡，這是人類慣例的抉擇。他們收拾細軟，互相照顧，扶老助少，雖說略帶惶惶失措，總也非常安全的疏散到高處的城市那邊去，避開了這場不大不小，屬於大眾的天災。

而天氣是惡劣的寒冷，致使那些災區駐留者，裹在數件衣服內，亦無法取得十足的溫暖；如果有人不小心將大量冰碎倒進你的胸部，大概也就是這種冷冰冰，還加上少許慌亂疲乏的感覺吧。

前面說七天滂沱豪雨，因為第八天早晨，圓圓可愛的太陽又明亮的升出東方，旁邊那些并不美麗，沉郁着的陰霾云團，雖然偶而又善意的遮擋了它，但畢竟教人看見它那白白胖胖的臉龐了。愧疚深重的陽光，以極盡撫慰之態事，在水面輕輕流蕩，且不再疏忽任何角落，它細心烘暖每

片樹葉，逗引濕顛顛的麻雀暢樂歡歌，讓苦難的母雞安心產蛋，如意的哄喚毛虫睜開眼睛，它也悄悄鑽進所有屋頂的每點洞隙，然後漸漸溶解人們心中熾烈的愁傷。惟其如此，對狂葬於水底里的什麼什麼東西而言，今天的陽光未免是在明顯的戲弄着它們，欺騙了它們。

無可否認，水災期間，那些失去抵抗力或者逃避災禍無能的，在缺乏愛惜，悲憫無助的劣境中掙扎求生失敗後，不管是灰心失望死去或者糜爛敗壞，已是堅實存在的損失。慶幸避過浩劫的人們回來後，處置可憐的不幸者時，鴉皮疙瘩地目睛蠕蠕爬行，咀嚼不再動彈的腐體的蛆虫，是否該持仗清醒、充滿智慧的頭腦來進行思考着，這些醜陋逼逼的虫只是由「如何痛苦的肉身」轉育出來的呢？

當然當然，回到災場的人們茫對着的，已是：：：不妨比喻成新局之圖展，之前他們奔走高地較災，恰似戲劇尚未謝幕，已伸伸懶腰，匆匆離位的觀衆，難道難道說故事進入到受當解決某些俗務後的結局，已類類然發展至令人昏沉疲睡的阶段，可以不必再關心了？

「的確如此，」顧先生肯定地回答妻子的問題。根據顧先生敏銳的觀察，水位自昨夜雨歇後已迅速退去整半呎高。現在他站在水中，雖然膝蓋全腫了去，倒也不致於艱阻到意志的走動，所以他決定要到工廠去。「的確，不去巡察機器，我很煩惱。」

妻子默默替他拭去肩上一點麵包屑。顧先生打量着手抓的木棍，又繼續說話：「他們回來時就吩咐他們去工廠幫個手腳，說不定機器那裏需要墊高。」然後走了。他握着木棍向水底揮揮點點，隨時避開可能有硬物或什麼的障礙。妻子嘴里還鼓鼓地含着麵包，目送丈夫緩緩走上柏油路的地方，突然一種寬容、平靜的心胸使她利時記憶起：：：：某些經常被輕易地遺忘的事情：

……：這樣她想沖口說出許多話時，麵包哽阻了喉道，等到她努力咳出縮成塊狀的麵包，樣子非常狼狽，而且眼淚與人都都流出了酸液。

「……：阿顧……：找找歪骨……：」

顧先生側過身來稍停腳步，情形就如誤踏了玻璃碎，隨即又動身，原來是腳甲過尖，刺痛起另一根腳指。

「阿顧，找找歪骨！」妻子重覆喊，這回帶着女性慣有的尖調，使聲音集中一個方向如万根鋼絲聚成一箭，直標過潮濕虛冷的空氣傳抵目的地。咳出的麵包是沉暮或漂出眼界外，已然難有答案。

「歪骨……：」顧先生當然聽到了。「……：？？？！死了……：乾脆……：」噢！別別別誤會顧先生如此冷歷無情呢，顧先生只是因為全心全意將腦袋納滿了金錢損失的數字。……：心情的痛苦焦慮，這種低情緒遂使歪骨委屈的成了重傷兵土耳其附近繞圈子的蚊蟲，讓你費飽了血亦無碍健康那樣。再說，若歪骨果真在水災中不幸喪命，究其實亦不過是結束了一個白痴的生命。

「……：損失……：慘重……：」顧先生悶他的估計，慢慢行走。附近游過哭哭啼啼的三只鴨子，頸項伸出那麼長看那麼遠，彷彿在招喚失群的家族。看到鴨子，顧先生便覺得身上有點痕痒，這樣暗示着自己果然腳底便覺得痕痒，并且痒得出乎意料的厲害，遂柱裡棍子站好身體，辛苦的將右腳往後踢高。五十四歲的胖子如此抓痒是異常吃力的事。這可由他瞬息轉為粗重沉悶的呼吸騰出端倪。實際上，像顧先生般長袖善舞的聰明人，不可能不知道，只要略徵向前提膝，巴掌關的響患也將輕易的給抓個舒舒服服了，有何困難之擾？顧先生？」

顧先生以小資產階級的觀念意識盡力在村中演好理想的角色，他有個與其說是維護地位身份的原則，倒不如乾脆說是弊病過來得好，就是對卑微的、低賤的：：：盡量遠避；另一方面，有時甚至蓄意培養痛恨的感情：：：情形恰似將鮮臭的痰盂置放床底，掩上蓋子，便滿意的以為一切合符衛生條件了。話別扯得太遠：：：顧先生見過某人以那種輕易的姿態抓痒，三番四次，並且由於該人沒穿內褲，結果鬧潤潤的褲襠掉出了皺褶襠的舉丸來，多麼醜陋，粗俗、下賤的生活姿態啊！教顧先生如何能夠擺出這種堪羞之態來呢？

所說的某人，就是歪骨。

若要追問歪骨的生平資料，那是費時費力，在熙熙攘攘的生活中，且是不值得做的事。先說顧先生那天心情納悶，一直故意找些特別事情殺時間，包括注意牆上的螞蟻要轉幾個彎才鑽進日層後面，追查手帕的烏漬等等，後來又覺得枯燥乏味，遂走出辦公室，就這樣看到了毗鄰的廚房外面，有個樣子怪異，長着小頭顱的人徜徉着。他的左手正常，但人類最有用途的右手之掌，不僅萎小，並且如斬斷了半截手指，然後拋入碩火堆中烤燒至發泡，粗糙，變形，連一片指甲也沒有。長期飢饉以至廢骨學露的身體，裹在黑黢的皮膚內，不時急促的抽動，彷彿被什麼重量壓得難透氣一樣，尤其在肚臍是朝外突出的一種。

「喂！你要做什麼？」顧先生嚴聲質問這個人。他的手指準確的指向「閩人免進」牌子處。對方像作賊心虛那樣，被嚇得下唇往下垂跌得那麼低，要掉地了似的，却始終吐不出一個字眼來。他的眼睛倒像在努力表達心意，雖然略帶污濁，患上白內障吧！惟在感情表露上仍稱戰得很。顧先生看出那是乞憐一類的意思。

「你啞吧的？」

對方極力搖頭。到現在顧先生才有辦法形容這是怎麼樣的一顆腦袋。粗心大意的稻草人，不可能畫出這樣的人物，這顆頭彷彿在跟世人開玩笑，它自兩肩偏右的地方，像鳳梨那樣刺耳的豎長出來，顛項令人感到主人時刻都在提高警惕般，長得很髒！左額不幸生着小爛瘡。以後的日子，爛瘡未見痊癒，只有偶爾顯得比較乾潤，但隨後又立刻惡化腫脹。古人相信每個人在天空有顆屬於自己的星星，它黯淡燦亮，象徵該人的興衰吉凶，但對此人來說，毋須眺望那麼高遠了，額上的爛瘡，就是所謂的星星了。

顧先生張張盯住他。

「……吃……吃……」對方困難的講道。他的手竟然笨拙得不知以動作來彌補言語表達的低弱。顧先生被迫接受聽厭的痛苦，不知不覺吐了幾把痰，接着生氣，召來兩名工人驅逐對方出廠後，又莫名的暢通快樂一陣子。當然，這是因為他起初感到百無聊賴的空陷獲得了填補的原因了。本來乃是極隨便可忌諱的瑣事，但第二天，同樣地點，幾乎同樣時間，顧先生意外的又遇見了他。午後四點多鐘的驕日曝曬，一大批閃亮的汗珠在他背部滑流。穿着寬闊的短褲，他兩只瘦腳，初生黑貓探出大門口一樣，半步半步，毫無信心的驕走。

「歪骨！」他罵的——「又偷偷來做什麼？」顧先生暴喝。另一方面，「歪骨」這個字眼從無法抗拒的便占了他生活的部份。別的地方，或許他不是歪骨，但在這裏，他是的。顧先生到底是有地位有份量的人物。

歪骨，（請原諒有種迫人的巨大力量使我如此稱呼他）歪骨仍舊演着啞劇，甚至「吃」字也

吐不出，這使他與「嘔嘔不休的人類」自然的分開了。顧先生脾氣很壞，他不屑的臉朝向牆壁時，兩個粗壯工人由機器那方步來，一左一右，趕走了歪骨。合作得頗為默契哪！

接下來的日子，歪骨表現出他的恆心。他天天到廠，當然選在工人們圍在長桌上享受晚餐飯香時刻；站在廚門外面探望，必須費好長的時間才能說出一個焦急的「吃」字，這——也必須耐下性子聽他——的確不討人興趣，漸漸人們當他是個低能的啞吧，就如此微不足道被看待時，像蝴蝶悄悄繞過耳廓，歪骨趁機，如果還懂得一些南棧心理的密，趁機在工廠末端，臨河那間遺廢的二樓宿夜起來。顧先生全副精神投入旺季的數目中，手指除了動筷子外，便是盤算盤的時間多，極少能閒理什麼，工人提過此事數回，他唯一的答案為抓抓頭皮，偶爾扒落一兩根頭髮。什麼也不說，歪骨偷宿廢樓未足十天，便到了傳說中野餓魂出來尋食的陰曆七月十五，不知有心抑或無意，顧先生那天慈悲為懷，吩咐了廠里負責十數員工伙食的廚師——他就叫阿廚——以後將冷飯殘肴丟給歪骨。「別教人笑我的工廠餓死了人！」顧先生居然感慨慈祥到這個地步，工人也沒話好說了。

某個月明風高的夜晚，有三條人影鬼祟爬上廢樓。樓下是空地，幾處地圖上河川模樣龜裂得不知那里該是源頭的棧路，長有稀稀疏疏的野草，風吹，就像千百鬼鬼的手由地底伸出掙扎奮撼，然後風刮奏了凄怨的曲調，和這個夜的黑色非常配合。歪骨是睡在二樓。

三個人干了些什麼呢？第二天早餐時，一個說：「歪骨睡覺時像鬼，手脚委曲胸前，亂髮在風中鬼那樣擺，幾万只小蛇爬出蛇窩那樣。」一個興奮的說：「真像死去的一條狗，身體彎彎在野草叢里。」另一個說：「可惜只打了他一棍，他就像鬼一樣跳樓跑了！」

跳樓跑了，多麼簡單的事！

歪骨再走進廠里人們的視界內時，沒有任何受傷的跡象，使很多人失望多過驚訝。看着歪骨正常的兩條腿穩穩走着，有些人開始感到有趣，他們有意識觀察歪骨由四十九呎高，「鬼一樣跳樓跑了」。獵者與獵物之間，本就不存在任何平均競爭的機會和合法的規則，獵者隨時會萌起追捕獵物的嗜好，而獵物……；而歪骨懂得提心吊胆警惕自己了，但對他而言，警惕自己却未嘗是件好事呢！因為……：……：……：……

歪骨夜里用石頭擲傷毀毒者的消息，隔天中午已經有數十只咀吧激昂的談論着。這些人起初是討論石頭該擲到毀毒者那里才大快人心，漸漸說到興趣盎然時，突然有人鄭重表示毀毒者決不會輕易放過歪骨的，接着彷彿已看到歪骨受人重創而開始感屈。他們終于得出一個結論，歪骨太不該讓那班傢伙，顧先生都忍着他們呢！

其實歪骨并不知道擊中了人，當他昏昏欲睡時，樓下傳來急促腳步聲，還見着兩三燭火，墜于剛培養的警惕力及自衛本能，他慌慌張張朝樓下擲過石頭，便龜縮到陰暗角落里抱着頭發抖，一直担心至天明雞啼。

就在那天傍晚，歪骨接了阿阿拋過的盛飯塑膠袋，正心滿意足朝廢樓走去，一輛警車霍然停在工作廠外面，兩名勇敢的警員跳下來。

警員正義的腳步朝毀毒者正確指出的方向奔去，毀毒者并且在警員後面喧叫，看熱鬧情不自禁那樣，驚動了歪骨。歪骨現在稍微懂得分解危險與安全，他右手護着頭顱，左手將飯袋緊擁胸前，跨開兩條腿跑，一步，兩步……；但第三十九步已是沒用的逃生，毀毒者的身體好像很健康

，不僅越過警員，且還撲到了歪骨。歪骨被猛烈的一拳擊傷了頭顱，滾跌地上。吸毒者要摘去歪骨的頭殼死命捏他的頸，然後將它擠向泥地，使他的臉龐痛苦的扭曲。他們將歪骨的左手，還有可憐的右手盡量往後扣。不知是誰把飯糰到他背脊。歪骨受不了各種超出忍耐力的濫價折磨，兩眼剛剛瞪出火紅的珠子後，便暈死過去了。

強壯的警員擡起歪骨慢慢走過工人們的面前，吸毒者高高興興慢慢走過工人面前。昏暗中的風里散播着口沫的腥臭味道和一股積鬱的獸性。

如此放肆無忌的事發生在自己的毒器廠中，顧先生怎可束手旁觀？但又教他如何去管？他抵達廠後便揀個高位站着，兩眼失神，灰色的水，冷冷浸着他的機器的血肉，煩燥、灰心、痛苦，還要管什麼？還要找歪骨干什麼？非常不公平，歪骨自有人找，損失却無人爲我計算。他幾乎吶喊。

顧先生有一段時間要在冷水中顫抖了，天氣開始轉變，雨云很厚，太陽又給藏起。水面漂流一些枯枝廢料或煮滿蒼蠅的小屍體。

顧先生的後面這時急急忙忙跑來一個人。他像在跨過沒盡頭的木欄，一步一步都高高舉起來，彷彿看不到腳板，就恐它們會不見那個怪模樣。

他就是阿厨。三十八九歲。

「老板，聽說歪骨沒逃出來是嗎？」阿厨喘氣時未忘記表露自己的焦慮與同情，所以那口氣喘了好久才稍覺舒暢。顧先生用木棍在水底划圈，頭也懶得搖，令阿厨大大誤會起顧先生臉皮皺成一團乃爲歪骨，便故意找了低地奮勇邁步，這里水擁至短褲上面兩三吋的地方，他還追不及

待跑着那樣呢，盡量移動使水聲嘩啦嘩啦大响，盡量使水蘸高濕透衣服。他於顯先生前面不遠的位置，熱心呼喊起來：「歪——骨——你在——那里，快——快——出——來！」此聲一逝，便注定他再無法表示對歪骨的關懷了。就像上次歪骨被警員拖走三周又送回來時，他是曾經如此充滿悲憤的開過，而後却又以眼角獸他。必須補充一句，當時：：：是因爲別人野獸般凌辱歪骨：：：此種心理與被人家揍了頓臉會擦膏浮腫，一樣道理，過幾天就會消逝的。

歪骨每天兩餐，都是蹲在廚房外面等阿厨不客氣的拋送過來。有一次，肯定肚子空飢難耐，歪骨閃進了廚房，碰巧阿厨正將魚煎得香薰薰。歪骨悄悄不敢出來，站在阿厨的一旁，隨他煎魚的動作左顧右斜，其實是不知如何表達討食物吃的意思。阿厨發覺了，誤會歪骨有意模倣來戲謔他，不假思索，當歪骨比手划腳未弄明意圖時，便將手抓的小籠擲去，張張煎過歪骨薄薄弱弱的腸部，慘痛的尖叫立刻由歪骨心中直傳出來，在二份之一秒內，可以說是洪洪亮亮的掩沒了機械單調的操作聲，划破天空竄飛而去。有如一道閃電那般強而有力，清晰而激亮，有意讓人們由這陣人哭出的癡結悲調中，消清醒醒領悟一點屬於人性的東西。

受灼傷的日子里，歪骨兩眼潤落到眼眶底部，彷彿不願見人。他仍依時來拿飯袋，但受傷的腸部，從此多了張枚撕毀的舊報，偶而還是海報，總之大得足以蔽藏他半個腹部。最初幾夜，廢墟不絕傳出自然，無助的痛楚呻吟，驚醒對岸一帶七八只貓頭鷹，野狗，甚至陰溝旁尋食的老孺，處於什麼絕望時代似的，也隨着懼懼怯怯啼哭！一個人類的哀怨與數種不能安心動物的悲嘆，在這難辨顏色的黑夜中，慢慢凝煉成一條命運的路，從這邊被壓輾到那邊，又好像從那邊沉郁籠罩過來。

第一夜晚，阿厨心甘情願接受愧疚的煎熬，但第二個夜里，他便忍耐不住，并且開始憤懣與煩厭，實在不能縱容一名啞吧恣意胡鬧，就算要人們給你可憐，也万万不該拿這塊傷來博！阿厨心里在說。便乘着那天脾氣騰沸，當歪骨笨笨伸出手欲接正丟在空中的飯袋時，阿厨出其不意，一個箭步衝前，憤怒的一把掌將報紙打掉下來。晒得發黃的報紙包藏着——說歪骨反應遲鈍是對了，他必須呆愕那麼幾秒鐘，考慮如何愛理去表達下一步吧，然後才嗚嗚放聲大哭。他的哭聲是嗚嗚地，并非一般凄怨的嗚嗚，而是帶着一點力量去發泄，他笑死人的右手躲在胸前拚命搖擺，那是拒絕眼睛同情的投射過來的意思——灼傷，由胳膊窩凸凸凹凹糜爛至乳部，往附近一片看，也有發爛的顏色，而你絕難肯定這些地方是否還有皮膚這件東西，若說有的話，焦黑及泥爛冒膿的東西大概就是了。

歪骨現在搖幌着頭大極是在驅趕查魂的意思。而誰也沒料着，只會開口「吃」的咀在抽抽泣泣時，說出第二句話來：「——慘——」然後兩顆陷沉眼眶的眼睛，有許多人形容為人類靈魂的窗戶的眼睛，帶着恐懼，傷痛，懷疑，漸漸探窺出來，左右警惕地四射。：：：長久曝曬烈日的乾萎草根，可以再增長成新生命嗎？：：：顧太太說你們你們做做好事吧，阿彌陀佛！最後顧先生戴歪骨到醫院。簡單說來，人們皆能從可聽可見的痛苦給予盡力療理，醫生說，如果早點送來（有點像買賣傷口的生意人的口氣吧？），便能減少痛苦，但痛苦的只是這塊灼傷之地嗎？

歪骨從醫院回來，神情開朗，額頭的爛瘡也結起黑色傷疤，他的頭髮已被剃個清光，留下禿平的頭在肩上斜擺，使人覺得他像快樂的和尚。但工人費時的觀察後，很高興的傳着說：「歪骨瘋了！歪骨瘋了！」原來歪骨「常常吐出舌頭」，以前不懂穿鞋，現在左脚拖鞋右腳爛屐，蹲在

角落偷偷用刀片刮胡鬚，檢拾烟蒂頭，在廢樓上面掃地，并且在周圍四處的本牆上寫大大小小的數目字，更可笑的是他向阿厨示意要用筷子吃飯，但阿厨右手持鏟子告訴他筷子是給他挾大便吃的假如他要的話。工人們將這些對歪骨而論是不正常不可思議的舉止，加以渲染引為話題，放到當時報章天天詳細報導，關係整個華族社會前途的馬華大選之前，融融洽洽談論。此非誇大其詞，確實是「歪骨太爽談了！」有人打賭歪骨沒飯吃將如何如何去偷，果然歪骨隔天就沒得幾補充。這方便人們能正確的去證實及衡量自己眼光的獨到程度。

：：：歪骨怎麼可能躲過這場天災浩劫？聰明如顧先生在應付它時亦顯得狼狽萬分，尤其工廠里還有許多防災工作都未干好，水便浩浩滾滾而至。阿厨對問題翻出一丁點興趣了（如挖鼻屎一樣，慢慢有興趣）。歪骨見到人群騷擾是否驚奇？發現水積得那麼高人都走光了怎麼緊急呢？或許說他會高興因為只有他單人獨影，但沒人就優優的歪骨如何靠自己排離困境尋找食物？（請原諒，阿厨總說廠里沒有他，工人都要餓死了。）嘿嘿。

一定呆頭呆腦從廢樓跳下來。阿厨也奇怪着自己會萌生這種推測。什麼對的與正常的事情，都不可以從歪骨身上抽測得出就是了。歪骨就必須歪頭，噤手，爛渣，發瘋，用筷子挾大便，什麼不幸都可由他身上略瞄一眼便發現了，就是這樣，人人都替歪骨找路走。

阿厨拐過角落：：：站在高處地方，點烟，裝裝抽兩口，烟就像龍噴出鼻孔，雄姿超越。突然想到，非常掃興得很，他必須在這里顧先生看不到的地方，多喊一句，便懶懶張口要：：：（要打飽睡麼？聲音沒叫出）：：：：要喊一句：：：：

「歪——骨——」

附近有人喚呼。破鼓的聲响，誰聽了便知道是阿包。

阿包，工人叫他歪骨的表哥。「表你老的！」阿包的確忿怒萬分。他時時刻刻自己在時間爲歪骨疲劣的處境着想，有時還迫自己假想爲歪骨來承受着。

那些嘲蔑和無理的欺辱。（必須注明，此乃引用阿包自己的話。）每當阿包進入這種夢境時，可作如此解釋他心中便產生不可言喻的激動與自傲。他那充血的粗糙臉皮到那間寬闊幾吋時般，平日彷彿鉛制似的直往下垂垂的下唇，一下子如再鑄入鐵塊，阿包要急急忙忙兩手撫緊它們。夢，使他整個人膨脹得兩眼可以吓唬小羊。歪骨怎能和我比！阿包吶喊。我還要同情他呢？「是不同種的豬！」工人聽了哄然大笑。

有一回，阿包在工人虛張聲勢，舉拳欲撲歪骨時，鏗鏘咚咚指責工人說：「多麼可憐的，去乞錢，他也懂得活下去，打死了，以下七個字及問號，更是句句如雷轟山崩，尤其他那一把深山老鼓的嗓子。『誰負責的責任？』原來早些日子，阿包到廟進香時，意外的聽見歪骨擠在乞丐群中，那只迫切求助的右手不穩的搭在空中，看來蘇脫，失去血色，不小心摔碎的壘器的樣子。阿包站着，真實感到兩人之間竟距離得這麼遙遠，在很短的時間內，他感慨万千的仔細端詳歪骨，他想牽歪骨到咖啡店喝一杯，惟從未見過有人如此做過，豈不敢破例，只有：：：只有無可奈何離去。以後阿包發着力去注意，却總見不到頭髮叢中有個額頭長爛瘡的，與其說他心情沉重，倒不如說他心碎碎的失望更妙！

上面說過，歪骨喜歡在木牆四處寫數目字，曾經有個工人照歪骨寫的買了万字，有趣的是竟中了二獎。這一來，幾個工人對歪骨好像特別好感，拿筆拿紙叫他出真字，阿包將事情灌入以往



下來蹲下來喝！」

不必計較阿包措詞的粗俗低劣，他還不甘心呢，是種什麼驚人的力量促使阿包如此痛恨，甚至說到歪骨充滿敵意呢？以現在來說，一切都遭受大自然無情的蹂躪，但阿包站立水中，仍不忘一點：：：歪骨你就浮浮沉沉在水里吧，你贏得水災也未見過，以為是大河吧，一定淹死：：：嗚呼呀呀鬼叫一樣：：：你就可憐的鬼叫，我喜歡你在我面前淒淒慘慘，你嗚呼呀呀哭啊，尤其有一大群人在這里，你又需要我幫：：：我身旁的人：：：

阿包的身旁果然有人。剛中學畢業的年輕人，他叫阿春。「阿包，我遠遠就見到你站在這里不走，怕啊？」

「哎呀，不必找了。繼續給水淹死掉。」

：：：：：：

阿春不再打腔，小心翼翼走在水中，是朝廢墟的方向。年輕人仔細偷看過歪骨的右手，發覺是一件極具控訴、喪失公平的證據，尤其他與另兩名工人上樓戲謔歪骨後，感觸更富調撼力量。那天晚間，河對岸不時發出小動物的哀嗥，有若被踩在腳底掙扭而叫的。他們，有一個握了短棒，手腳踉蹌上廢墟，邪邪的眼睛落在那塊很規律起伏的麻袋上，然後慢慢與它扯近距離。漏頂掉進的月光，已將他們的企圖暴露無遺！換句話說，就是人影與棒影，已不能再隱瞞的覆蓋在歪骨身上。爲了達到追求刺殺目的，抓棒的那個示意其他人暫時安靜，只見他緩緩蹲下，指指點點，像獵人觀察酣眠的小鹿，才吸口氣高舉短棒，這時影子在歪骨身上突然撕割什麼的。大家抿咀盡情暗笑，却是重要的目的。短棒——無情的擊下去。「碰——」

歪骨驚醒過來，喊出一聲人類絕對無法模仿得來的，亦無法了解的聲音。棒只是敲在他身邊，故意的。而歪骨伸出舌頭後，棒就打在他左腳，很出力的像要打死毒蛇般。歪骨這顆人，往往有超出普通人痛楚的忍耐力，他的左腳在空中虛踢一下，側轉身體，悄悄惶惶跑起來，盲目撞撞向後奔去，偏右的頭轉得如頭斷不斷，在法場繞圈瞎逃的犯人，只見血迹斑斑罷了。三人沒再進一步追逐，他們滿足的，旁觀歪骨自己制造慌亂的鬧劇。歪骨沖至角落，半秒亦未思慮，便攀爬木柱；他的右手掌雖然畸型，但手臂却瘦而有力，利用「挾」的動作，在此緊急關頭，正有利的幫助身體一吋吋登高。粗重沉濁的急喘，令發風不安起來。歪骨穿出屋頂的破縫，冒險的——工人的目的達到了——在瓦片上走了幾呎，然後跳下四十幾呎的高樓。通過這邊的窗，看見一條人影沒入河里，激起的水蕩出的音波，像什麼喊屈的笑聲一樣。阿春突然繁衍一種空虛與失落，他用沁汗的掌內，揉皺了臉、鼻子、耳朵、咀巴，試圖證實一些真實的東西……現在阿春推開廢樓的門。因為臨河與低地，水看來暗流湍急，并且更加冷凍，或許就是陽光從未認真照耀過這里的緣故吧！

「歪骨——」他高喊。「歪——骨」

忘了歪骨已失去說話能力。歪骨的舌頭，習慣了往外伸直，久久不收，對任何事情都輕易的表示寬諒及懷疑的態度，又像有意讓人了解他的苦衷似的。

上個月的某星期天，阿春獨往河邊垂釣，偶然發現歪骨跌坐在草叢中，他彷彿幾年前便坐在那里了，而隱蔽頭顱內的意識根本無從捕捉，無論他與他的距離是近是遠。歪骨沒有固執着一個坐姿，有時蹲着，跪着，屈膝，彎身，挺胸，像練習什麼保健軟身操，總之，動作是不斷更新，

惟他用右手畸形的短指，刻苦的挖盡泥地，是古怪且值得探討的問題。從默默流落的汗水推測，歪骨的皮膚一定很難受。還有他的心，絕對是辛苦的。而歪骨的舌頭，才真正令阿春感到迷惘與恐懼。那根舌頭，推出掩護了半個下顎，舌上的積垢帶着灰泥色，舌頭偶而垂下一絲，在陽光中微微晃亮的口涎，它教人惡心反胃，尤其歪骨喜歡用帶泥污的水，小心翼翼擠掉它，放到眼前仔細觀賞，甚至慢慢將它掛在肩膀，或弄髒後重新掛回舌頭，阿春幾乎忍不住要當堂嘔吐了。耗時接受歪骨這種難受且無聊的舉止，在阿春的心底是沒有多餘的角落可以擺放。

沸騰着的年輕人強烈的正義感與理想，阿春積極在生活中為歪骨研磨出所謂生存意義來，但當將歪骨跳樓此一事件不可理喻的事相提并論時，便感到極之棘手。隨後說什麼也不再鼓勵不起他的熱心來。甚至有時，他也贊同阿包吃罵歪骨的話：「你活着是多餘的，死了算了！」

阿春登上樓去，首先發現的是一堆髒臭的稀糞，擁擠擠復滿蒼蠅。「歪——骨——」他捏鼻掩住跨過稀糞，大概注意力都放到閃避餅糞上，所以當他的視線勾到邊處時，他才發現，與他對角的那塊地方，赫然盤繞着一條大蟒蛇，牠那腫脹、笨重的體積，使人相信牠是飽餐後正在熟睡。

歪骨沒在樓上呢！歪骨應該在樓上的。

慘絕人寰的連相立刻掠過阿春的腦際。阿春氣急敗壞挪後兩步，踏中了糞糞與蒼蠅，彷彿正看到歪骨染滿粘液的嘴手自蟒嘴里顫抖着掙扎出來。阿春心寒腳軟，連跌帶滾摔下樓去，急急忙忙倒不如說心神惶促奮身奪門而奔。

「歪骨給——給蛇吞掉了——嗚嗚——」撕心裂肺的沉痛叫聲，响彻災區；雨就在這個時候

露露而降，并且伴着兩記悶雷。阿春掉進了小溝地方，慌慌突突站起來後，全身濕透。另三個人已圍聲跑來。「蛇在那里蛇在那里？大只嗎？」他們緊張着蟒蛇。阿春待嘴里污濁的水差不多嘔出後，眼裏閃着奇異難于解釋光灼，他用濕漉漉的手臂指向廢樓的時候：：：：：：

他看到了——顧先生，阿厨，阿包也全看到了——在樓外堆積舊機件及零件的角落，擱着一具人體。由黑黝的膚色推測，是歪骨錯不了。四個人在中中的臉色并非沉重嚴凝，說句笑話，反而是輕易失望得那麼的面孔。仿若如此死法，未能轟動壯烈，引人深思，那的確是死錯了方式。歪骨的上半身斜擱在鐵鏟上，大腿以下則完全浸入濁水。不知是死是活，不知何方漂來，近百只掩得發肥的蚯蚓陪在他周圍，有的更安輪在他脹凸的肚臍附近。他的爛瘡他的星宿，擴大了傷勢，仔細一看，便發覺已糜爛得生出了一窩蛆虫，蒼蠅興奮的繞圈，或停歇在爛瘡邊沿喘氣。四個人緩緩走近，且不約而同掩口捏鼻來抗拒那股到這個時候才聞到的腐臭味。有一只紅頭綠蠅由歪骨鼻內鑽出身子來，好像剛在歪骨體內檢驗一番的樣子。牠搖搖豆大腦袋，獲悉什麼什麼秘密，便飛向什麼什麼方向去。

四個人齊齊表示難過。默默不言。而顧先生覺得冷了。

：：：：：：  
：：：：：：

七天滂沱豪雨，在此處釀成水災。



# 酒逢知己千杯少

## 大年人

有時候，我們的視線，會被一條黑色的河流所窘困。那時，且先別皺眉，試把眼光抬高，遠遠前頭，不是有座青山，環山而出的溪澗，清清白白的流過一片麥田。它不但能止渴，而且，上等的泉，優質的麥，正是釀釀醇酒的好材料，使你關懷、豪放。

酒，香醇的酒，可貴的是它彌久彌香的質地。它的釀制不易，一旦有成，點滴且精品。愁悶時，它能替你洗掉；高興時，它能使你更為奮發。酒的溫熱，一如友情的芬芳，儲蓄有日，一朝醺醉，香氣直通腸胃，使人覺得溫暖之餘，世界為之一亮。

酒之為酒，不在斗量，而在質量。朋友之為朋友，不在數量，而在素質。山川不勝，麥穗無根，但欲從中取得一樽美酒，就不是因為有了滾滾山泉，便能水到渠成的蒸得一壺好酒。朋友亦然。有些人，好像身在雲端，天下皆識之；有的呢，蜷居矮屋下，朋友只得黃狗一只。朋友多不

見得就有朋友。多字得個點頭的多。點頭朋友，有時尚不及你自小養大的小黃狗。牠可以爲你，放縱四腿過山坡，追只野豬好下鍋。且這龐大的數目字，往往迷惑着你的眼睛，以爲四海之內皆兄弟。有朝一日遇狗熊，呼山山不應，叫水水不靈，所幸黃狗及時趕上，撈回一命。冷汗控過，你才猛悟，天文數字，讓人不淺。其實，這與千條水，萬頃麥，異曲同工，不要埋怨，不必遺憾。要緊的是，冷風一吹，迷霧一散，重新發現矮矮屋簷下「人質」的可貴。

千條溪水，萬頃麥浪，沒有錯；朋友三兩個，並不意味就是「知己」。好水好麥，食下了制作美酒的基礎。千千條水，萬萬頃麥，只爲創造壺中物鋪平更好的條件。醱釀不出美酒，錯的是自己的釀酒功夫。他但要掌握個中秘密，還怕轉空沒酒裝。而那矮屋簷下，雖說問津者少，不過他能擇善爲鄰，林木參差，却能良莠分明。最重要的是，他是林中之木，木中之材。

醉酒、知己、人人欲得。這個機會，是公開的，只要他具備必須的條件。涼泉已有，麥穗已成，兼而功夫到家，可說大局已定。功利社會，最忌鈔票紛飛，呼朋引類，散盡千金，落得一場酒肉交情。再者自身打廣告，風平浪靜時，拍拍胸膛逞英雄，真的風起雲湧，他却搖身一變碧草人。殊不知，悠悠流泉，滔滔麥浪，總是跟着時間流轉燦爛。時間是最有遠見的預言家。半個世紀，爐火不熄，一個世紀出爐，保管它是根精實的鋼。

說收穫，一筐一羅，幾容易，採摘起來，就難了。道友喝酒，人人皆談笑風生，誰不行，認真要結一知己，蒸一爐美酒，難矣哉。

說起交友，想到酒的濃與淡，我嘗到了酒入腸穴的滋味。朋友，不見得多如星斗，不致於少到鳳毛麟角，平生但得知己一二，便算滿足了願望。指標雖然壓得這樣低，但要讓它一一實現，

恐怕還得擬定幾個五年計劃！

情致如斯，娓娓道來，開始會心疼，到最後，心會蒼涼。凡事不能照人不照己，回頭想一想，自己待人又如何？自身是真材還是朽木？既想一罇美酒，平日有無疏導一山好水，灌溉一畝良田，進而擠入熱誠，使其醱酵？也許，我的所作所爲，是註冊了的有限公司。不過，們心自問，對於友情二字，自己向來絕不馬虎。遇事但求盡如人願，從不敢求人盡如己願。山遙路遠，風雨披林，但顯出入似一只奔扑的馬，馱得一身霜露，就是一杯熱茶，也會灌得滿口香醇。誰言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偶而亦能手到擒來。興高采烈一番。這時，端的要斟一斟酒，一口喝盡山泉的清香。

酒欲喝，或獨酌，或對飲，或三五成桌。獨飲，倒非澆愁解悶，往往乘興趕去開一支，可能有事竟成，不然有文入稿；再囑思潮迭疊。斟一口，酒味奇冽，細細品茗，慢慢思索，香氣愈熾，人也漸入佳境。可惜少了個知音來共享。說曹操，曹操就到，且是貨真價實的滿口噴鬚。活似一把掃帚。說是掃帚，果是掃帚。只見他身一落坐，十指如撥，剎時珠聲算語，行情跟着跑馬，跑馬載來美女，銅臭胭脂粉，攪拌一番，把你到頭的興致，一掃掃到街邊陰溝裡。萬一再來二三位同道，更非小可；七嘴八舌，忽而清高如風花雪月，倏然翻臉至三字經譜，橫飛直撞，不只撲黑了同桌的臉，連隔台桌客的顧風耳，也被刺得嘩嘩响，縱是酒席千金，氣吞牛斗，任你如何阻嚼，吃不出一文錢，一絲興兒的味道了。

最爲惋惜的是，這些酒客，有的還是熟口熟面的。往還數載，居然對他們所對飲的人，不甚了了。一般人，只道釀酒不易，不知喝酒也不易。酒，不是白開水。是精華的結晶，結晶着飲者

的真情。喝酒，非爲喝酒而喝酒。我非承阮籍之風，却常想擊酒一杯，引發同樂。瓶酒是條水道，溝通人與人，促進情與情。誰若通靈，誰就是我靈寔的貴賓。我將備匹駿馬。咱們先敬一口，然後雙騎并進。自童年開始脫韁，馳過少年的水，飛入青年的山，一路風光，集盡世界七大奇觀。劣酒亦香，好酒更醇。他走入我的世界，我步入他的天地。痛苦中，我們握有一把熱，歡笑時，我們豪氣千丈高。

酒逢知己千杯少，技巧地標明，酒與知己之間，誰佔了主導地位。酒欲千巡，必先有知己環繞。知己在場，上指天河，下引地心。縱不敢說達到革除「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遺憾，起碼，當可掌握牡丹綠葉相陪襯的境界。

朋友之成爲知交，不止於飲酒當歌那回事。事業上，他是一匹良駒；戰綫上，他乃一柄利劍。有史以來，那一個年代，那一個階段，我們不需要策馬仗劍，與生活搏擊，與敵人戰鬥。朋友中的朋友，就是我們一路突圍，一路衝鋒，把我們載到勝利的頂峰，再獻予美酒一杯的最佳保證。

日子，是壓抑的；年代，是變色的，因此，我們不必太過驚慌於周遭的氣色，是一種怎樣的深褐。我們但要低沉中，昂起頭來，堅毅地划過黑海，游過黑河，再看前面，飄來的，湧來的，說不定就是一片金色的流域。

窘境不窘，窘的是無緣在掙扎的過程中，背項葫蘆，內有無限美酒，酣熱時，消一消暑，寂寞時，解一解悶。人生漫長的旅途上，誰的背部駝而有峰，峰而有泉，誰就是最值得祝賀的人了。萬一沒有，西出陽關無故人，我只好在此敬你一杯，再敬你一聲：祝福了，朋友。

酒若長江，友若千帆。長江不盡，千帆不絕，一言而撞之，不怕沒有葫蘆指，最怕自己撞不起，又不給人撞！





# 記憶裏的鳥

藍啓元

我對鳥類沒有什麼認識，也不會對任何鳥類發生過感情。聯系不是沒有，在某個年歲裡，舉翅向天的那種飛翔，總教人傾迷。但我想我小男孩時的那種戀，應是很淡然的。我從沒養過鳥，到膠園去捕捉炸蠶蟋蟀，總那兩角三角的賣出去。朋友送我喜鵲雛兒，我搖頭，同時告訴他：我沒有鳥籠。

也許是無緣份吧！沒有執意，沒有安排，相遇純屬偶然，來到小鎮的第一晚，驚見滿街滿巷都是燕子，後來才知道牠們原沒有固定的家。我心裡想：季節依時更換襯衣，燕子追逐的生活恆常不變，所謂飄泊，對牠們來說，反而是一股沖擊的力量了。

我的窗斜對着小路，我愛把窗帘拉高——風是要你迎向它才真具意義。於是我看見兩只斑鳩，牠們在對面的一塊空地上，一步一步的踱着，也振振翅膀，也磨磨瓜子，悠然自在。然後我看

見牠們一先一後的往上躍，展開雙翅，又徐徐降落——啊！降落在炉灶上！是的，炉灶。燕子忽然在我的視野裡消失。那空地，那空地本是屋地；那兒，那兒本有一個家——而屋子早被推倒了，那對白髮蒼蒼的老夫妻，也不知搬到那兒去了。

飄泊無定處。我陷入了沉思。

對於偶發的感觸，我常有一份不經意的自得，是興奮也好，是懊惱也好，都自然開朗。有一回路過一條街道，瞥見一間置滿大小籠子的店，一片吱吱啾啾聲。「監獄！」我心裡喊。「監獄——監獄！」成千上萬的鳥兒在喊。

但我也還是開心的。天空、河畔、林澤，都因鳥的駐足而增輝，舉目所見，所謂風景，全部有聲有色。

我和鳥類本就無甚機緣，若有聯系，也只是——一筆兩筆淡淡的素描，恰好繪出牠的輪廓。

# 麵包

浩于豪

他就是個愛着色素迷人的 *Prussian Blue*，且愛得深愛得痴，也很固執。打從五年前在美術學院相識一直到我們同居的今天仍舊割不了愛。我曾表示過每一類的顏色都是那麼的美麗動人；他知道；他亦贊成；只可惜每當他掌握着已快光禿的油筆為另一幅新作着墨時；*Prussian Blue* 又很自然的成爲畫面的主色。這是他第一百廿五張的創作，牆角背靠着背的畫也不知要去了他多少的藍色油條。上次上陸替他買一色專藍的油條時；賣者只推出十條說：只有這些貨了。這次或許要等到我們有畫賣出時才上去；我打算替油條添些冷色。他却說：全藍！

全藍就全藍；反正我們所走的路程與他要的油條顏色沒兩樣。我們醉心于藝術；藝術的道路就是一片藍，少有燦爛的一面，就像我們在三年前畢業後浸着在缺乏營養的環境，一直到現在。

我躺在木板上，枕邊的煙蒂碟子正游來一股濃濃的尼古丁及唐茶味；這個碟子已將近整個星

期沒消除了。我不抽煙，他說煙能帶給他靈感；我並不贊成；因為我不抽；他在地面上運坐，抽吸最後的一口煙；繚繚的煙；迷漫着四方的畫面。他得意的笑了一下；然後俯身把油筆用力地在油條身上轉輾過。

他作畫，我看着。有時候却相反。但有時候也一起作畫；我們已習慣這類的畫畫款式。雖然我們的畫風是不同，但是我們走的却是同一條路。這些年來，我們爲畫吵過，各自都是硬了一段日子，但最後我們還是湊在一起。我們就像我們與繪畫一樣，難以劃分；晨鐘暮鼓；披星戴月，我們都很執着的爲同一個目標而跋跡。

——喂，都快兩點，麵包佬該來了，你去看看。

他把手放入畫架旁的陶瓶里掏了許久才掏到個五角塞子，拋過來——不要甜的就可獲得多些。我望着他。

——真希望今天傍晚那個要畫的能來。他又回歸畫面上。

——來了五次；一共說了八個小時，還不是個「空」？來與不來算了。我推開木門；一道刺眼的陽光沖入房內。

——喂，買淡的。他喊着。

日子也夠淡了。我告訴自己。

我轉入小巷巷；賣者正停留在巷口處，像塊糖果，吸圍着一大把人群。我把自己浸在圍牆倒下来的影子等着他的到來。願在小巷的鐵細水溝；在陽光的蒸晒下，發出一股發霉的臭味。

我想着這五角的最後的一餐。

那輛掛滿了大大小小的包包的三輪車開始徐徐而來；伴奏的是一串串清脆的鈴鈴聲。

——Mau ada butter? Kaye? Gula? Cake?

我向那張黑到發亮的臉孔搖了個頭。

——Kasi roti kosong, Mutu.

——Roti kosong? Sudah kosong kah? 他展出那排潔白的牙齒。褐黑的膚色；是個強烈的對比。

他真幽默。

——Saya jual roti, sebab saya mau makan roti. 他接過了毫子，又把車向前推去。

「賣麵包，爲了吃麵包！」

我轉入小小巷，正巧遇到了小小的他。我們交換了很熟悉的笑。

他呆望着我手中的麵包。我很明白那神色。我撕了我那份給他；他接後點了個頭，走了。

推開木門；我把裹在膠帶的麵包拋給他。

——只這麼的一點？

——我的吃了。

騎在木板上；牆上那幅油畫正對着我呆望。

畫中；坐着一個瘦骨嶙峋的小男孩，兩頰猶如塊凹了的地面。他靠騎在椅邊，胸部確是像塊洗衣板。那眼神；很無助；很無力。他就是我們畫室里常來義務的小小印人模特兒。我剛剛給了

他我的麵包。

——A：你看那個要畫的今晚會不會來？

他反過臉，口里塞滿了麵包。

——我怎知道？希望啦！

我聯想起了晚餐。



# 戲棚脚

葉蕾

玉

趕到關公廟路口，已聽到傳來的陣陣鑼鼓聲，來到戲棚脚，只見黑壓人頭，畢竟是居住在小巷市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偏愛的正是這種鑼聲喧天的酬神大戲。台上的皇帝正演着夢見韓信向他索命，一驚昏倒，被呂后救醒之後自知不久於人世，故臨終前立下聖旨，當他死後，升皇妃之子登基。皇帝駕崩後，呂后修改聖旨，立自己的兒子為皇。我抬頭一望，戲台的左角正掛着一個小型黑板，上面書着：呂后篡位。此時呂后正捧着水袖，吩咐太監宣佈皇帝駕崩的消息。她水袖一收，三指往內一屈，兩指向前一擺，頓時顯出她中指上正戴着一個鑲上翠綠可愛的玉戒指。連演太監的都戴有一粒玉呢。看到玉，就想起了母親。當年我未出嫁前，總愛隨着父母親去看酬神戲。每次當母親看到出場的演員手上佩戴着玉時，不論是玉戒指，玉環或者是五粒翠玉

鑲成的手鐲，都十分羨慕地讚賞，一面又不斷的叫我看呀看那名演員她白皙的手腕戴上翠綠的玉是那麼漂亮那麼可愛。母親又暗自讚賞他們演員對玉必有一番認識及懂得選購，否則不可能每人戴的都是那麼翠綠得引得母親那麼羨慕的玉。當然綠中帶白與綠得不周的玉和翠綠晶瑩的玉之間的價格是有很大的分別。在戲棚脚看戲，看演員手上戴的玉，就想起了母親。自從婚後，多年來已沒曾與母親携手賞戲，不知道母親是否仍然愛慕着演員手上的翠玉。

## 面具

戲台上的鑼聲鏗鏘的敲着響着，大人們都把目光投向戲台上，跟着融化在它緊湊的劇情裏。戲棚脚的小孩三五個圍在一個玩具攤前指手劃腳，漸漸的成了個小圓圈。玩具攤前一盞小型的煤油燈在攤主面前晃動着。在十五六年前，每當各地神廟上演酬神戲的時候，戲棚脚的草地就會出現這種流動性的生意。像賣玩具的、賣冰糖的、還有賣女人的金錢粉及黑色帶着曲綫的髮夾，當然也有那神寶古書如水滸傳三國演義及翻開頁內印着一段一段如包公會李后呂蒙正三門街戲台上唱戲的書，都十分的吸引人。我童年時總愛蹲在攤前翻看這些書，看公仔挿圖。有個時期十分醉心於當個潮劇演員，當然這一切遭受家庭的反對，也被母親責為神經病。後來還曾買了這樣的一本潮劇歌書把自己關在房裏「真得今日身榮貴，金花斜挿，戴帽上依呀」的自演一場呂蒙正。如今社會正趨進步，許多年輕人都不愛看章回小說了。連戲棚脚賣戲書水滸傳面具冰糖髮夾的行業都沒落了。今夜重見這一攤擺賣各種臉型如鬼骷髏飛俠科學巨人的面具，見孩子歡愉的神情，不免回憶自己當年這般年紀時的感受，又何嘗不也如此。

## 吵死人

戲台上的小婢女配合着樂器聲，右手伸向背後抓住辮子要辮子穗，腳下走小旦的碎步。啊，煞是好看了。我眼光隨着小婢女在戲台上走個小圓場，耳邊有人在表演喜相逢。啊哈好久不見妳好嗎難得在這裏碰見妳妳也來看戲啊？不看戲來這裏幹嗎這簡直是句廢言囉，我噴咕着想。她又說是啊妳結婚也有好多年了時間過得真快是嗎已有三個孩子了甚麼大的已唸二年級了哪妳跟我同齡居然這麼好命真羨慕妳啦。哦我還沒對象其實我也不想結婚看過這麼多結了婚的朋友的婚姻都不愉快都聽怕了不過像妳如此這般好命我也不怕人家閒話這世界畢竟讓人自由結不結婚又關他人何事妳說是不是。啊哈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只是我正觀賞到小婢女開口唱道想我十歲進入李家為婢終日忙碌不覺已過了六年只因家貧怪父母：：：我聽不到小婢女接下去唱些甚麼，戲棚腳在我身旁的兩個女人正吱吱着彼此的心境。我右旁的一個看似六十多歲的老阿伯正皺起了眉尖，他正看到小婢女拭着眼淚，神情凄苦的在訴說被身旁女人聲調淹蓋至聽不到的苦衷，老人神情厭惡的橫了兩女一眼，惟她們正沉醉於羨慕與勸導中而不覺。這情景是多麼熟悉呢！倘若嫡母仍在世上，在戲棚腳她坐的位置旁，若人們在嫡母細心聽戲之際不識趣的訴着說着，必定引來她的不悅。當嫡母向人們橫掃來這一眼後仍情形如是，接着可要當心地就這麼破口一吼走開走開，婆娘仔人話多多，要講到別處去，別在這裏吵死人看戲！

小時候去看酬神戲，最喜歡先繞鹹酸甜攤一回。賣的是芒果紅毛橄欖番石榴之類的東西，有鹹酸甜的各種味道，任由選擇。這些東西都被攤主削去了皮然後再醃過糖精而小孩頗喜愛吃的變了質的水果，都用一支一支的椰骨串成串串擺賣。小時候家境較為困苦，說是去觀賞酬神戲母親翻了翻衣袋始給兄弟姊妹每人五分鐘，到了戲棚腳就只管繞着這一攤，儘管偶而還有三幾隻蜜蜂來回停沾在這些甜品上也不會感到不衛生的恐懼。只在考慮着到底要買一串的芒果還是紅毛橄欖或是一粒番石榴，心中又在擔心這小串的東西吃一吃就完了再想想五分鐘要買些甚麼既好吃又能讓人久久吃不完回味無窮的東西，結果思量之下還是選了擺放着的那一大盤的削出來的果皮。攤主把這些果皮醃製過去了甜味再醃上糖精，滋味好吃似成串的芒果。攤主用割開成幾張的報紙在手上一轉就成了個三角小袋子，用手一抓盤上的果皮，嘩，可是一大包哩，大家無不喜上眉梢。回到戲棚腳，站在椅子上，一邊看台上的戲，一邊用手把果子皮送入口裏，最好慢慢吃，慢慢吃，才不會那麼快吃完它。

來到戲棚腳，果真有着這麼多美好的回憶。戲棚腳的流動鹹酸甜攤行業今日依然存在，惟曾走過許多次這類攤子，那一聲叫人回味的醃果皮卻已不復見。也許是隨着社會的進步而被淘汰了。

註：「戲棚腳」乃潮劇人士對演酬神戲處台下的稱法。

# 兒童

蒼星

我每天從重重疊疊的報紙中看見你們，你們用一雙無神哀愁的眼睛望着我，一種我無以形容的眼神，一個個微弱的聲音告訴我：苦難，苦難這兩個字眼震撼着我，隔着報紙，沿着我發涼的背脊爬上來，我不知道什麼是苦難，而苦難是什麼樣子的：從美聯社、法新社傳來的照片，從非洲、印度大陸，及亞洲縱橫的景象，活生生地映入我的眼帘，我告訴自己這不會是真的，但一觸及你們那雙不經世故的眼睛，看見你們骨瘦如柴，發育不良的蹲在公路旁，或者挺着營養不良的大肚子走路，你們的赤裸，無知地跟在成年人的背後，等待着派來的食品。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不是苦難，你們知不知道這是苦難？唉！苦難。苦難。

你們痴呆的坐在光禿禿的樹干下，用幼稚的眼睛看着天空。天空是灰暗色的，是絕望的，沒有雨水，沒有一絲生的氣息，模糊一片，這世界依然是那麼殘酷的，你們看着父親背着槍，從軍

入山去了，從此沒有回來。炮火燒紅了整個村莊，也燒着了午夜中甜蜜的睡意，爬起身來，你開始學會逃離，路一條條的走着，茫茫然的，一大群漫無目的的人羣，日行夜宿。缺粮渴水。有時早晨起來，發覺有的同伴不肯起身，他們永遠地睡在地上，起不了身。你只要抹乾眼淚扶着單薄的身子繼續走下去，生命就是這個樣子。你知道什麼是單行道？——你只往向前走，却不能回頭看。

回頭看又怎麼樣？背後是一片蒼茫的海水，無休無止的，我看見你擠在人群擁擠的船中，在顛簸的海上，南中國的海上。風云詭譎，海浪滔天，像一場惡夢搖撼着你。缺氧的空間，食物和水和睡眠，便溺都不重要，每個人眺望的只是可登陸的土地。你蹲在那兒，成人的身影遮住你的視線，你唯有望向天空。有海鷗飛過的天空。你在想：如果我是海鷗，我將離開這侷促的空間，舒暢的飛行着。飛近海水，看見我夢中的海洋，童話中的海洋，七彩的魚群，生動的水草，用珊瑚砌成的龍宮，有七位公主，每位公主都有一雙大大的眼睛。多美麗的世界。

但這世界并不美麗，迎着你的是一輪紅的巨浪，是使你口唇干裂的陽光，是攪碎血腥的驚群——等待着另一艘翻沉的船只。你猶如一片枯乾且易破碎的葉子，在茫茫的海上，在怒吼的暴風雨中，飄流，打擊。等待中的陸地，永遠是每天醒來引頸探問的訊息。

兒童，他們在你們的稚輪上寫滿了飢餓的滋味，寫上了離鄉別井的風霜，寫上了迫害，寫上了疾病。寫上了割斷的親情，寫上了槍械，塗上了戰火和化學毒劑，最後也許是最安詳也最仁慈的死亡，無知無覺，你們再不必辛苦地背負着這時代的悲劇。他們要你們血淋淋地展現，開來：  
……整個世界呵！戰爭。

我依在欄杆，聽着最近聯合國為國際兒童年籌款而出版的唱片，每一位歌者，每一個的心聲。他們都為全世界的苦難兒童而盡一份棉力。我把桌上的一堆堆的剪報圖片收起來，我把視綫落在不遠處的遊樂場，我們的孩童正互相追逐地嬉戲着。在搖蕩中的鞦韆上低頭抿着甜甜的冰淇淋。另一群衣着光鮮的孩童正在地上翻滾，有的在母親溫暖的懷中撒嬌，還有一些孩童正追逐着球，笑聲爆開來，在空間中蕩着。天空中有幾只風箏飄着，正映着一片低垂的夕照。夕陽照在青郁的草地上，孩童的活潑，在我眼中是一幅熱鬧、跳躍、歡呼的景象。我頷首微笑，像夢幻似的回到我最美麗的童年。可是，一轉身，我又彷彿看見你的雙眼，像乞求着什麼的。看見你似玻璃易碎的骨骼，隱藏着最深處，最切膚的悲哀，一層又一層，像一面鏡子，映現着一群兒童，張着手臂，揮舞着，膜拜着，憐憫似的，求救似的，向着我，也向着……

唉，兒童。

唉，兒童。



# 海的變奏

風山泛

如果生之意義在於不斷的獲得與併棄，我願意就這樣走向海，赤條條的走入他的最深處，在莊嚴與肅穆中與他相見。如果死亡是另一段生命的聖潔開始，我也不會懼怕向它走去，許或那也只是另一座海，更爲深遠無垠的海。

每次見到海，看到那一片浩瀚的蔚藍，心神總不禁要隨着波蕩起伏；我喜歡海，從小便喜歡上了。那有時候嘩啦啦的潮聲，有時候悉悉低語溫柔的潮聲，就像一個親切的朋友，招呼着，寒喧着。而一陣湧泛而來，一陣退去的潮水，拍擊着岩岸，激盪起來的浪花，多麼燦爛美麗。

小時候，我常到海邊去撿貝殼，迎着海風歡歌，看着點點船影在海面上飄蕩，悠然神往，在

那渺茫的一方，是個怎樣的世界呢？後來長大了，便有機會到海邊露營過夜，我到過波德申、邦咯島、孕婦島，這些座落於西邊的海是纖柔溫文的，潮聲竟夜在耳畔呢喃，柔柔的起伏，一天的星斗亮着，沿着沙灘獨自漫步時，我彷彿可以呼吸到海的氣息，他就像個深沉的朋友，靜靜又包圍無垠的輪伏在那裏。我感覺得到他的廣博浩瀚，但卻望不透他胸懷裏的宇宙，除了無定狀的水，那裏還有些甚麼呢？無數的生命自在遊移，生生不息，我來了，如果我投入他的懷裏，也只是孤零零的一種生命，不比其他的個體多一點，或者少一點。在溫柔的水的環繞中，一切生命的面貌是近似的，如此深處的海，他不是是一個完整的生命象徵呢？

東邊的海是粗獷豪邁的，我在十二月的風雨季裏來到他的身邊，他以千幻的面貌向我，滔天的白浪，呼嘯着拍打着岩石，燦爛的白花，就在空際一朵朵開放了，突如其來的，在剎那間都謝了，復化爲水，返回海的面目。然而，這是他的本來面目嗎？燦爛的花，平淡的水，交匯起來，可就是深處的海？分解之後，水又是甚麼呢？在遽來遽去的風雨裏，我從一塊岩石躍跳到另一塊，看着浪花不斷地幻變，默默地忖思：花開不絕，莫非便是我所要追尋的生命之真實嗎？

這些個問題，就似那一波波泛湧上岸的潮水，在我腦際盤迴不去。答案呢？答案是子夜裏一地澄黃的月光，瀰存在銀亮的海面上，閃爍，閃爍。我朝它走去，沙粒自我的腳底流盪開去，我在下陷。水流暗暗襲來，浪花在我的足間燦開了。這一剎那，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很多迷迷朦朦，隱隱約約的事情，彷彿是陌生的一下子都成爲熟悉了……

我想起了致愛的一些朋友，當他們啓程到海的另一端去，我在這半島上蕭然的股股揮手，感覺無比的悲憤，因爲每一次的揮別，都像從生命撕去一些淋漓的血肉，把成塊的過去沉入海底；

因爲此去即是天涯，所有熟悉親切的那些日子，在時間的淘蝕下，除了記憶，甚麼都不會遺下了。這不是過慮，我也不是杞人，但朋友們一個個遠去，除了記憶，我真的甚麼都不再擁有了。浪濤沉沉的低歌着，昔日的一切悲歡苦樂，真像淺流經千哩而來的水流，到了海中便是到了終站，從此永遠安息。它們都疲憊了嗎？我也累了嗎？那許多的過去，我都隨緣而住的輕輕卸手了嗎？海只是輕輕的擺蕩，擺蕩。但我已漸漸離棄許多無謂的執著了，從翱翔的海鳥我明白逐浪浪花終是虛無的遊戲，在海水的昇漲降退中我了悟自然事物的在在循環不息，而站立在及胸的水裏，我恍然冥冥中牽扯掣肘的力量——這是命運？因果？還是上帝的擺佈？海只是恆然的座落在那裏，我也着實無意再營營唯唯那些詞語的意義了。

走近海，期望着潮聲不絕、浪花不絕的浪漫美麗，那已是星散的往事了。如今，走近海，見他悠然擺蕩，溫柔的低語、呼喚，我只願逕直走入他的最深裏處，走入那親切融和的世界裏。如果生之意義在於不斷的獲得與併棄，我願意就這樣走向海，赤條條的走入他的最深裏處，在莊嚴的廟宇中與他相見。至於浪花，至於潮聲，都虛華的遺留在身後了。如果死亡是另一段生命的聖潔開始，我也不會懼怕向它走去，或許那也只是另一座海，更爲深遠無垠的海，那裏也許連浪花也沒有了，潮聲也沒有，也沒有海鳥，也沒有風；那座海，只盈滿着淨化了的水，你只能這樣無用心機的走下去，讓本來的面目復現，向深處走下去。走下去，世界便再再展現了。如一瓣新綻的白蓮，你就賦坐在那裏，輕輕拈花，淡淡的笑了。



# 拉讓江上

尤琴

拉讓江上，暑氣蒸騰。

接午眩目的陽光，在濁黃的江水和沿岸茂密的樹叢間閃耀。兩岸連綿不絕的灌木，已看得有些膩了，初時乍睹拉讓江的那股喜悅，都被震耳的馬達聲震得蕩然無存。

汽艇劈起河水前進，單調的馬達聲繼續吼着，喘着，在四周沉靜的深處回响：……  
兩個土著男女小孩，斜靠在母親的懷里酣睡；衣着光鮮的母親，已經合上手中的讀物，撐半個頭，倚在舷邊假寐，陽光從河上跑了進來，照在她化裝得明麗較美的面龐上。做丈夫的西裝筆直，却也不願禮儀似的握着妻子的手臥倒一旁。

我偷偷地打量他們，因為他們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從剛才忙亂中換船時，他們庄重從容的風度、船上的閱讀、整齊高貴的衣著，都顯示出他們受良好教育，應該歸入上流的階層里，這與船

上其他看起來猥瑣、干癟、醜陋的土著相比，就差得遠了。

我看一看錶，才兩點鐘。

滿船的搭客，都東倒西歪的斜靠着，半睡半醒。

剛才一起在冷氣游艇里交談的兩位持槍兵士，在一邊枯坐。

——我的家鄉在西馬，來古晉受調三個月，今天是派去詩巫。早上趕不上飛機，只好取水道去詩巫。

二天前，馬來西亞慶祝國慶，幾萬人從四面八方湧入古晉。那些分佈在砂朥越各支流的水上人家，都划着小船。一家大小連夜趕到古晉，停泊在砂朥越河畔，即是來看「熱鬧」，也順便帶些水果土產來售賣，於是河畔船舶點點，增添了河畔的熱鬧和節日的氣氛。

爲了觀看遊行隊伍、看煙花、看花車、看寶舟，而不辭勞苦的趕來，這種情形在我們看來費解。也許他們平靜的生活里，需要一點刺激。

馬來西亞國慶日過後，幾萬人正慢慢地疏散。飛機票被搶購一空，我們只好改乘汽艇上詩巫；舍四十分鐘的航程，而付出七小時半的時間，唯一聊以自慰的是親睹拉讓江——砂朥越最長的淡水河，全長二百多里。

早上八點半乘豪華冷氣汽艇出發，四小時後，到中點站「泗里奎」換船。因爲這種兩個摩多千多馬力的豪華汽艇被禁止離上詩巫。

豪華汽艇行駛急速，沖擊力極大，沖擊得拉讓江兩岸泥土不斷崩潰，在居民的多次抗議後，政府便嚴厲禁止它進入詩巫。

我們登上一艘馬力少一倍的中等摩多船，百多人僂促地擠着。

吃午飯的時間已過，但是沒有人上岸買東西（商店與碼頭距離太遠，而我們又不知道船兒幾時開航）。十五分鐘後，船開航了。我餓得發慌，只好以香蕉充飢。

——要三點半才到詩巫。

旁側也斜着眼的土著用巫語回答我們。他是那種看一眼就叫人認出的伊班人，兩個大耳洞是最明顯的特徵。他穿著地裝，頸下露出一條纏得活生生的腰圍，與旁邊的同伴哩哩噥噥地談着。他們各自攜着一個放文件的夾子，好像有身份的人士。（過後才知道他們是土著保守黨黨員，去古晉開會回來。果然是時代變遷了，土著不僅走出森林，還參了政，為同胞謀福利。）

酷熱的陽光逐漸增強，發燙的河水，潑在臉上也是灼熱的。

從飛機上俯看拉讓江，如一條玉帶盤旋彎曲，但在江面上看，由于河床寬闊，顯得平直，它比新加坡河寬約十倍，放眼看去，是無盡的江水，前面看不見去路，後面看不見來路，江水浩浩蕩蕩，滾滾奔流。由于從來沒有瞻觀過江的模樣，就覺得這樣的風光，的確有莊嚴和雄厚的氣魄了。

摩多依然巨响，不只抖動着全船昏昏欲睡的搭客，也抖動了躍眼的波光。

當船卷起層層浪花時，我們可以嗅到濃重的河江氣息，就是這條江，灌溉了兩岸居民的田地，難怪詩巫人要歌頌它、讚美它。它的名氣，遠遠的超過了砂朥越河。

船進入內河，便像巴士車一樣沿江停站。要上岸的多數是土著，他們去泗里奎採購，攜帶了不少物品。船駛近小渡頭讓他們上岸，穿著短褲的小孩，蹦蹦跳跳的跑出來迎接。父親連忙放下

東西，把小孩擁入懷中，一派歡愛親情，洋溢其間。

我仰望天空，天空的云塊太少了，幾乎已被太陽燒盡了。我的心情很壞，天氣熱，加上肚子餓，巴不得趕快到達目的地。但是這艘船，似乎還有幾個「站」要停。我在想：如果他們要下西里奎，是不是可以像招喚巴士一樣，揮揮手，船就就跟前了呢？

「噓：：：」汽笛愉快的叫了一聲，報告到岸了。摩多聲漸漸地收斂，搭客開始伸懶腰，開始收拾行裝。

我搶先踏上甲板，把其他的朋友拋在後面。看到陳君笑咪咪地站在碼頭等待，我才猛想起我們把要送禮的香蕉吃光了。

「我們這里的人，是不習慣在船上用餐的，他們經常坐船來往古晉，已經習慣不吃午餐了。怎麼樣？拉讓江美麗嗎？」

從早上六點多到下午三點半，滴水未進，旅途的顛簸和飢餓，忽然間起拉讓江美麗嗎，我真是說不出話來。

# 航向家鄉

## 一介

這是一條在地圖上難於找到的小河，但却具有大河的模樣：水深且闊。那無論長度、名氣却遠遠超過它的近打河與吡叻河，經常洩到露底，和它一比簡直枉負虛名啊！

戰前，沿河一帶的鄉鎮刻歸海峽殖民地統治，因此和檳城的關係密切，吃的用的，幾全由那兒運載而來，船載來來往往，商業十分興盛，多少商旅在此上上落落，尋找衣食之資，也為街市增添了生氣。戰後，這一帶地方重新投入吡州懷抱，新的公路陸續建設，水上交通一落千丈，一度興旺的河港也遭到遺忘，舟子們老的老改行的改行，現在整條河陷入多眠，一天難得有幾艘船通航。

岸邊這座古渡頭，窮年累月飽受雨淋日晒，算是歷經滄桑啦。年久失修，木制的碼頭早已坍塌；岸壁受了雨水的沖刷，變得頗為傾斜，年前即有一輛囉哩後退時不慎掉落河中，卸貨及上落 93

輪面委實十分不便。

這古渡由於一點特殊的因緣，還能保持它的功能，雖然比起往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那艘孤零零泊於岸邊的貨船，歲月也爲它留下許多痕跡，所繫的藍漆斑剝處處。晨曦，或者炎陽當空，經常見到三五個小黑點，從船上起起落落，搬着貨物跳上跳下，不遠處則泊着一架曬曬。繼而馬達嗚嗚作响，小貨船升火了，轉了個圓圈，待船頭方向擺正後，終於緩慢而穩健的向下游駛去，隨即被河灣阻擋而看不見了，有節奏的馬達聲仍然清晰可聞。聲息漸漸微弱，再也聽不到了——我知道它又一次踏上征途。良久，自己始由冥想中清醒。

生長在水鄉，見過的船只真不知有多小，照理不應有特殊的感覺了。這艘小船能在我心深處激起團團漣漪，只因爲它正航向家鄉！

經年作客異鄉，想着這一溪流水，納氣進運，最後在老家附近注入大海，就會油然產生一份情感。貨船，此際離家鄉愈來愈近了，緣何不能載走滿腔鄉思鄉愁呢？

漁汛豐收的時候，母親常將幾斤鮮魚，外加供孫兒吃食的瘦肉豬肝等，盛放冰桶中，交托舟子帶來，可以供我們吃上幾天，省下多少買菜錢。有幾次，我們已熄燈就寢，舟子敲漏夜把鮮魚送到，感情令人難忘。

以這荒村和家鄉相較，在人口、市容和知名度方面而言，都是小巫見大巫，奇怪的是，家鄉一小部份的糧食用品，居然由荒村的店號代理，那載得沉甸甸的貨船，每天風雨不改，負起溝通兩地商業的任務。

一箱一箱的汽水，一袋一袋的米糖罐頭廚房用物，一車一車的木炭，經由人力搬到船上，在

終點站又同樣的卸下。毫不起眼的小貨船，在民生上扮演了吃重的角色，面對陸上交通嚴酷的挑戰，却仍然屹立不倒！

我工作的場所，與古渡近在咫尺。以往，一排河邊叢林遮蔽了視線，以致望不到河身。幾個月前，矮芭被清除了，河景赤裸裸呈露眼前，看到的人都讚嘆這畫面的雅麗脫俗。河水遙運而過，兩岸孟格羅樹茂蒼濃郁的葉子，映入水面，一江綠色，濃得化不開，彷彿有幾個出塵的仙家，適才爲如此多嬌的江山塗抹色彩，正在上游清洗畫筆。天際的太陽被這美景吸引，乃做做愛神邸比得，把千萬枝銀箭，射向她的胸膛，激起眩目的回光。「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腦中浮現徐志摩講過的那句話。在靜靜的畫面中，添上三幾個活動的小黑點，有畫龍點睛之妙，驟然增添了幾許活力與生氣。可惜自己沒有一管生花妙筆，荒村亦缺少擅長丹青的風雅之士，否則在河畔擺好畫架，將清晨的薄霧繚繞，正午的金光燦爛，黃昏的煙霞歸鴉，那不同時刻的迥異情調，一一加以捕捉，搬上畫布，使之永久固定化，多夠詩意！

不會忘記那一趟由水路航向家鄉。「兩岸紅樹夾古津」，小舟，駛過往昔興盛的渡頭與廢墟，叫人感嘆世事無常。放舟歷史的河川，神游故國，循依舊日水道中歇風陣陣，馬達聲此起彼伏。今日河面有一舟獨航，杳無人音。聞中叢林傳出高鳥啾啾，猿猴的啼號。短短幾十寒暑，地球景觀起了偌大變化，「十年人事幾番新」的話果真不錯。時代的巨輪，轟隆轟隆的向前駛過，這其間有多少興亡盛衰、悲歡離合！老舟子一手把舵，一邊指指點點：對岸原本有個聚落，而今已沒有人烟。哪，這一處是從前的稅關……

船抵河口，才又嗅到現代文明的氣息。漁船、客船、輪板、貨船，來來往往，一片熱鬧。軍

港龐大的工程，納入眼簾。可以猜測在不久的將來，腰纏蔽江，旌旗飄揚。此消彼長，一起一落，其間演變的軌迹，足以叫人發思古之幽情。兩三小時的航程，一直浮想聯翩。

河水因潮汛關係時漲時退，小貨船必須在適當的時刻開動，不像在海洋上那麼悉由尊便。這一層，在水面掙扎顛簸多年、經驗豐富的老舟子自然了然於心，作息有定時，故沒有闕誤之事。有時爲了等潮漲，夜晚八九點才駛向歸程，蚊蚋飛舞，披星戴月，江風樹影，周遭黑黝黝一片，但聞水聲淙淙，寒風呼嘯。到了到了，夜闌人靜，三三兩兩在渡頭垂釣或閑談納涼的人，此際早已躺在溫暖的被窩中了。休息三幾個小時，老舟子再要披甲上陣啦。

又是嗚嗚嗚的馬達聲，掀起一陣陣鄉思。潮起，潮落，斑剝的小貨船一月月一年年仆仆在冷落的水道中。

河水滔滔流向家園，摺只紙船，投入江心，讓它順流而下，總會飄抵故鄉，然而，那一片童稚童心已無覓處！

# 蒼蒼樟崙

因心

「蒼蒼樟崙，小小育民，肩負教化，不讓他人：：：」記憶的序曲是一首校歌，飄揚着及時奮發，莫負白頭的激情。歌詞中那句「豪傑如云」，常被低年級的學生唱成「好像如云」。總要令你忍俊不住。孩子都是可愛的，無邪的，他們賣勁地唱，却不知自己在唱些什麼。也許你不該笑的，小腦袋要記牢曲調已不易，要他們把盡是生澀難解的歌詞也背熟自然更難。你笑他們，豈非也笑自己的無知？

無知有時母寧是一種福氣。成長懂事以後，挑不盡的責任，卸不完的煩憂，摩肩接踵而至，把靈性淹沒。無知孩童的世界里只有單純的笑和哭，絕容納不下深沉的愁，熾烈的恨，畢竟那只是屬於大人們的專制利品。稚子的心，稚子的情，是可歌頌，可讚美的，就有如一回，匆促間你穿了兩只顏色各異的襪子進課室而不覺，眼利的學生很快發現這秘密，吃吃地掩口而笑，過後自

己也發覺了，却以佯裝不知來掩飾窘態。翌日，班上送來了一包禮物，里面竟然是一雙新襪，夾着一張卡片：「您不要再穿那雙舊的襪子，穿這雙我們送您的來上課吧！」對着新襪子，你不禁莞爾，不禁展顏。

展顏於和風煦日之下，展顏於如茵綠草之上，孩子們如擺脫韁繩的馬，活躍歡騰而不羈，多麼酣暢。然而當他們把頑劣和榮顯也帶進教室時，就難以教人欣賞和容忍了。你不得不化指揮棒為馴獸鞭，以挽回那似狂瀾既倒的尊嚴。你恥於這種鎮壓方式，但在無法可施時，鞭子始終是無可奈何的憑藉。有時望着那張稚氣的臉，泫然欲涕，或泪眼汪汪，這才那一鞭就像是抽向自己心窩。多矛盾的調誡！某影片里有一句令你深省的話：「我寧願你現在痛苦，不願意你將來痛苦一輩子。」或者你可以視它為解懷及贖罪的辯詞，心靈的慰安。

慰安和滿足如是聯袂翩臨，當孩子們的伶俐乖巧和勤勉進取將你聲嘶力竭後的勞累，傾軋，驅向九霄云外。你熱愛你的工作，如你曾經對理想的執着。工作中原本蘊藏着無窮樂趣等待挖掘，所以你盡管忙碌如蜂，却甘之如飴，縱使生活是一條漫長無止境的軌，伸向始終如一的風景，你怡然跳望，依然覺得賞心悅目。在長長的午台，你拒絕了午寐的誘惑，寧可在空闊的教務處批閱學生的課業。如果午後是一陣風雨交加，沁人的清涼使你抖擻，與洗濯過後的遠山近樹相對，頓覺靈台空明，塵慮盡消，万物靜觀而自得，這種澄澈安詳的心境，是市塵中重金難求的。你就常常這樣把午後的時間交給了高疊的簿冊，或者交給鋼板 and 蠟紙，直到你目送一批批在操場追逐爭球的孩童，被迫近的暮色趕出校門。

校門外的街衢，一度是鄰國軟魚羅星停泊搬運魚箱之地，離去後必留下一灘灘氣味腥臭惡心

的水漬，歷久不乾，刺激着你的鼻腔，總要使你踉蹌掩鼻而過。校門內是一棵黃花樹，枝極交錯，葉茂枝繁，蟬聲時而大作，時而寂滅。每當時屆清明，黃花便紛紛墜落枝頭，一瓣瓣的淡黃，夾着一縷縷的淡香，在空中曼妙地舞動着，飄蕩着。俄而樹下堆積如毯，覆蓋一地皆黃，幽香撲鼻。僅僅一門之隔，一香一臭，一妍一媸，分野是如此強烈。校園里細心栽培的小樹，有一些在你離開時已高越人頭，傲然亭立，但逐年離開這里的孩童，是否也都能招展綽約的風姿？你只知道孩童群里有不少是失去扶持的小樹，植根瘦瘠的土壤，與不良氣候周旋。坐牢的父親，染上賭癮的兄長，聚賭成風及獨大不寧的家庭，這些複雜的背景，在一個個純潔的心靈里，投影了怎樣一幅童年的畫頁？苦旱來時，校園內碧綠的草枯萎了，籬笆外的楊樹也褪盡了綠裳，光禿禿、赤裸裸、俏生生的肅立。這時孩子們又要為撿拾片片飄越籬笆內的楊絮而忙，在廣闊的草場上攙桶奔馳，往來如梭。在這井水乾涸，制水開始的時節，一場大火噬吞了鎮上一列店屋，一切在指顧間灰飛煙滅，滿目瘡痍取代了往昔遊客購物時熙攘的風光。

熙攘的風光怕只有在星期三的夜市場才可一見了。來自四方八面的小販在此麇集，擺放着林林總總的貨色，向着走前瀏覽的顧客喧嚷、吹噓。絡繹不絕的人群，沸騰不息的人聲，照耀如白晝的日光燈，掀起了鎮上每周一次的高潮。偶爾你也掏出幾個鏰幣，買一包熱騰騰的熟花生，或者買幾粒廉價的水果返回宿舍。

宿舍建在學校後面，五房一廳，房間的門楣上分別書有斗大朱紅的「正心」、「忘憂」、「尋夢」、「止善」和「養恆」字眼，鮮明、透勁，是前任校長的手迹。你就住在「養恆軒」，窗口向西，對着落日的山頭。午後豔陽西照，斗室內如置身蒸籠，但在夜里，這却是你擁有的天地

。揮毫的夜是靜謐的，就連窗外的虫鳴蛙語也是和諧的音樂。在孤獨中你不能寂寞，書和稿紙是你忠貞不二的伙伴。衆人皆睡，而你仍醒着尋訪羅斯，在一個個方格里苦苦經營文字的城牆。你垂棄另一種吵雜的樂方城遊戲，并慶幸它從來不曾介入你的生活圈子。然而你觀看多少人在它的魅力下，掙掉半生的財富——光陰和精力，因此你安於恬淡自甘的生活，也珍惜年輕有用的生命。

生命是如此脆弱，像輕易破裂的泡沫，像一層即碎的玻璃。一個四年級的學生落水瀕瀕的消息，攔隔了你振聾的咀唇，這是不久前學生巴士頓復接了你的又一次震憾。那一次，你忐忑不安的注視醫院病床上受傷的學生，有渾身浴血的，有昏迷不醒的，結果都一一安然出院。但這一回，死神不再額外開恩，一個寶貴的生命遽告夭亡。那麼活潑、健康的孩子，偏偏那麼快就抵達了生命的終站，多少寄托和期望，都成泡影。此後當你進入四年級的教室，忍不住要瞄一瞄後面那張空着的座位，想像他在乒乓拍邊揮拍的神情，一陣悵然便油然而生。但令你更悵然若失，驚駭莫名的是，有一天你聞到的一則悲劇性的報導，以致令你波動的心緒久久不能平垂。報章上的死訊常常使你麻木，但是當死者熟悉的名字和殘酷的事實擺在一起時，却足以撩起你的沉痛和嘆惋。你們曾同在一間學府就讀，年齡的差距只有兩歲。他是校中的風云人物，天之驕子，尤文尤武，才華洋溢，是你羨慕的老大哥。進了大學後，他却在涉入一場思想的鬥爭中，成了代罪的羔羊，過後一連串的打擊，使他郁郁不得志，加上素來的憤世嫉俗，竟促使他走上自縊一途，就在離這兒不遠的一個果園里。造化作弄人，你如何想像如此一個大好青年，却會落得悲慘的今天？

「……今天播下快樂種，且看將來好收穫。」記憶的尾聲是兒童節歌的最後兩句。但問耕耘，但問播種，將來的收穫如何，已不是你能過問的。人生波折重重，還得靠自己謹慎踏出脚步

· 你只是照明的一盞燈光，却不能阻止別人蓄意走向浮沙。時光流轉，你在樟壽的一千五百多個日子已成昨日悠悠。像匆匆又要上道的過客，你悄悄地來去，不帶走一片云彩，像融入後台的戲子，點滴湧上心頭的，是似真似幻，甘苦不分的接觸。蒼蒼樟壽，蒼郁的山，蒼勁的樹，蒼茫的記憶。

(註：樟壽，位於吉打州北部馬泰交界的彈丸小鎮。)



# 青布袋裏暗藏的筆跡

阿深

## 地圖上的一條長線

我說：我要去尋找也許已經失去了的自己。

你笑。也許你是不了解我這句話的。

是的。我不是一個能夠繞着同樣的一個圈走很多輪的人。我開始驚覺生命疲憊地流去。在課堂裏等着鐘聲。在圖書館探尋一些清新的眼神而期望激起點滴的驚喜。讓自己隨意地迷失在無意義的聲流中。我夜裏時常夢起一片美麗的土地。金黃的沙灘。深藍藍的海。以及輝煌的日出。

我們把一面巨大的半島地圖攤在膝下。一條粗紅的線，繞過一座深厚的山脈，涉過一條泱泱的大河，再沿着一道金黃的堤岸，緩緩而上。線的起點是你我已開始厭倦的城。線的終點是常出現在夢中充滿傳奇。

夜裏我輾轉難眠。有一回教育樂的女人問我：我們能有完全的自由去做的是甚麼？

我說：夢。

她笑。其他的人也認爲我開了一個玩笑而一起笑着。其實我是認真的。我是心裏真的想這樣子說。

除了夢，還有甚麼是完全的自由？

當你老得不能再夢時，生命還剩下些甚麼？

我要到那夢的土地裏去。我是知道的，我這回去，就要接受夢的破碎。

## 山林之路

我們只看到山和林。是那麽深那麼廣，一望無際，是一眼收不盡的綠。

沒有到過山，沒有與山一起生活過的人，不會知道甚麼叫着「雄偉的生命」。

我們就繞着山緩緩而行。山的莊嚴，山的黛綠，山的靜穆，山予心靈極端的圓滿與安寧。

然而我們看到山在節節後退了。在人類與山林的戰爭中，人類可憐地勝利了。深厚的森林變換了一排排一列列理智的樹，狹窄得能夠看見棄下的紅土。

「我不知道住在這裏的人怎樣生活。」

「如果住在這裏，我要養一匹馬。」

「在這裏住上兩年我看你只會用手語來交談了。」

我們還是屬於聲音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屬於這裏。還是森林原本就屬於夢的，在疲憊厭倦的夢中？

我看見彭亨河了。不是第一次，但是最平靜的一次。濁黃黃的流水。河岸茂盛的樹林，低垂貼在水面上的竹，高大長着粗大的葉子的檉枝梅，水面輕慢的舟，也如霹靂河一樣。我自然地想起父親。父親曾說起在河上覆舟的驚險，我常常在夜裏當着一個平淡的故事來聽。後來在夢裏驚醒，看見身邊酣睡中的父親額上歲月的痕跡，又忽然感動得不能自己。

是的。我是在夢的幻滅中醒濟自己。

我們從淡馬魯的大橋上背着行囊走過。俯視那緩緩的流水。河並不知道甚麼。並不了解甚麼。也沒有想追求甚麼。她靜靜的流。

這碩大的建築從她身上跨過，她一點也不為之感動。

## 生活

我想他也沒有想過要為生命解釋甚麼。

他帶着太陽墨鏡，似乎不再為極短伸展的路面感動。那麼年輕的臉呀。就讓路在一個輪下給

帶走。

「我每天走這條路，從丁加奴到吉隆坡，早上開車，晚上停下，不知道宿在那裏，不知道下一個晚餐在那裏。」

車廂裏放有毛巾，肥皂，牙刷牙膏，和一層厚厚的黃塵。

「坐到屁股出煙還沒到呢。」他抽着煙。

那是卡車在罵着他。罵着他的生命，罵着他的肉體與靈魂日與夜地走着。

「你們到不到哥洛？不要騙我。我也是年輕人。以前我一個月至少去三四次，一次花他三四百塊，和渡蜜月沒甚麼兩樣。」

我們虛偽的笑。

路走向荒涼。走向沒有城鎮沒有樹林的荒涼。暮色一點一滴的落下。

我想他們也沒有開過生命是甚麼。

我們在關丹的海邊遇到這兩個女孩。那時我們正疲倦地躺在路邊的草地上，讓靈魂流去吧。然後是一聲嚇人的車號，是一陣輕笑，是兩個美麗的女孩，是一個神奇的邂逅。

「是未來的老師啊？」

驚訝中帶有輕蔑，帶有憐憫。是不是老師叫他們聯想起一個拖着懶洋洋的步伐，書本中夾着馬經般的身軀呢？還是甚麼？

「我們太空閒了。週末不知要怎樣過才好。你們到那裏去？」

許多笑聲。許多不需要思想不知道爲甚麼說爲甚麼不說的聲音。我們停在一個海灣又一個海

灣。最後我們停在這裏。這裏有黑色的岩，有彎曲的樹，有長長平坦的沙灘，有我們驕傲的笑，有兩個叫人遐想的女孩，這裏名叫「白沙浪」。

她說起兒時的老師：「我不騙你，他們都娶自己的學生。那裏的人情味很濃的，他們請老師吃飯，請老師喝酒，請老師娶他們的女兒。我不走我也要嫁給老師了。幸好我走得快！」

一陣大笑。再說起唸書時的胡鬧事。如今呢？如今是甚麼的生活？在周末與幾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笑鬧整個上午，回去在營營逐逐的生活中遺忘。也許明天，她們會忘了曾在這海灘的樹下和幾個陌生人閒聊了一個上午。但是一個月後，也許更久更久，這溫馨的邂逅，這種自由的交通，這個異地的上午，你會在我的世界裏充滿陽光。

## 金黃海岸

至到那一夜，我的夢還是完整無瑕的。

長長金黃的海岸，有海呼吸完美的韻律，有日出金黃的輝煌。

我們在昏暮中抵達「藍桃亞邦」。

在微溫的海裏，撲向一個接一個的浪，日間的煩倦，行程中的塵埃，洗得一乾二淨。浸在海

中的靈魂，還有甚麼比這更予人安祥，滿足？

那裏有個富有情調的餐室，長長粗糙的木椅木桌，靠在小小的木窗。昏淡的燈光，除了我們，和經營餐室的馬來人，清一色是不知來處的外國的。恍惚間，這彷彿是在一個遙遠陌生的土地裏，或許，墨西哥一個無名的海邊。

是一個長長的等待。躺在微濕的沙灘。能面對如此廣闊的星空，能有幾回？外國男女在海屋的門前擁吻，然後就墮入了昏暗的門裏。我們走長長黑暗的沙灘，在深深的夜裏聽潮。也許我會重臨，這裏是有許多故事許多戀情的地方。

我們都異常激動。我真的不願說是爲了一只生蛋的動物而來的。這樣說是違背了自己。圍觀的人們驚訝了：「你看他眼角間流出淚來了呢！」喜悅驚奇的笑聲掩過了另一個生命開始的痛苦。第二天，我的夢就被碎了。我並沒有看見日出中的黃金海岸。我的眼被光禿的荒涼刺傷。沒有金黃的海岸。只有疲倦不堪的漁舟散漫的躺在腥臭的海灘。年老的婦女倚在木梯的門間無力地張望。這裏沒有寫下夢。這裏明明白白的寫着許多貧窮與困頓，淚與悲哀。

後來我們站在一望無際的海岸，朋友笑說：「那一次難民像潮水的湧來，我來看，很多人也來看，像看海龜生蛋一樣！」

另一個朋友答問：「是不是也仍看海龜一樣，難民船一出現就喊：『來了！來了！難民來了！』」

我們大笑。但笑過之後我知道我不再夢了。

## 外國夫婦

我們是在離開「藍桃亞邦」時遇到這一對外國夫婦。

我們在路邊的馬來小攤用早餐。他走過向我們打了個招呼。候車的時候我們問：「你們上吉蘭丹？」他點頭發笑：「你們也是？」

他們載了一輛便車，我們向他們說：「快樂旅程。希望在吉蘭丹再見！」  
我們果然在吉蘭丹再見了。那是我們即將離去的一夜，在一間小咖啡館裏。大家都有一時的驚喜。

男的是個學經濟的，二十七歲。他說起這半年的遊歷。放下待遇優厚的工作，六周遊遍印尼，三周遊大馬，再以四周去走菲律賓的山山川川。

「你看來比你年紀年輕。」我說。  
「多謝。」他們笑了起來。

他們是愛山和海的人。來自一個沒有海的國度。他們也愛那深厚的樹林。而我們，我們只是匆匆的趕路者，只想在急促間嗅一嗅土地母親的體香，和拾掇一些來日回憶的憑藉。

實在想不到往車站的途中又遇着這對夫婦。他們正往朋友的居處。一時有「緣」的驚喜。

「也好，我們可以順路多談一會。」男的說。

我們已彷彿是久別重逢的朋友。他說：「我們家裏有一對朋友，他們喜歡舒舒服服的坐在家裏看電視，吃甜品。我們不喜歡，所以我們跑出來，睡硬梆梆的床，走長長的路。」

「我們的快樂比他們多。」我說。

到達車站時才驀然省起他們走了一個錯誤的方向，想回頭指點他們，他們已走得連影子都不見了。

# 幸 福

我們的夜在哥打巴魯，我們的黎明在加叻大道淡淡的晨霧中。我心中有一種莫明幸福的感覺，再一會我可以看到冷冰冰高高矗起的建築了。又可以看到莫名緊張的行人來來去去。這就是使我喜悅的嗎？

我帶回來了許多。許多日後回憶的聲音。巴士駛入城市的街道時，我心中有一種無法解釋的喜悅，劇烈跳躍。

# 巴士上的黃昏

刃貝

我鄰座的乘客，眼帶一閉起來，把一副按好的臉孔弄成了一個木魘的形態，藉着昏暗的氣氛，進行他的冥思。黃昏里，奔馳在路上的這一輛特別快速巴士，裝著每一天的都變化着的內容。老的乘客，年幼的乘客，男的乘客，女的乘客，在令人感到疲憊的搖蕩下東歪西斜地坐在椅子上游移不定地張望着。我眼前是一幕影片；而窗外，那開始急促地銜接一幕又一幕的風景，逐漸模糊了起來。

車的前面是路。彎彎轉轉的，像一個喝到酩酊大醉的乘客。但是我們不得不一直跟蹤着它。帶有嗚嗚的人，也要帶着嗚嗚的聲音一路跟去。去年，今年甚至以後，這兒都會意料得到在一定的季節時候撒下的雨水和不斷的風聲。路途被云和黃昏過後的暗澹遮得無地可遁。路看來是一條不着邊際的林中的走處，在圓圓的地球上往往猜不透要延伸到那一個方向。過一口路面上突然間

陷入的窟窿時，車上的乘客彷彿被人從背後打了一拳。

風在外面竄進來。乘客微微顫抖，拉上窗門。拉拉扯扯胡沙胡沙的聲響立刻在玻璃窗的關閉中被切斷了。可是，窗外還是留連着一陣又一陣的風聲。誰也不能否認它的存在。如果窗破了，我們坐在巴士上，這一場風聲無疑的將會拉着我沿着路途在車上奔馳着，像懲罰罪人一樣，迎着數以萬計的飛虫的襲擊。那時刻，誰也避免不了要面對着號嘯呼喊的風聲。坐在巴士上，四邊的玻璃窗將所有的空隙蓋上以後，我的感覺和你一樣：顛頭簸簸的路程，當你疲憊的時候，或者你不疲憊的時候，你一句話也不說，等候着按鈴。那像是說：人各有志。

是的，人各有志，人各有事。我們不能勉強別人在同一個地點下車。

有一天當一宗車禍在路旁發生的時候，我們疾馳而過。有一天當路旁的一座甘榜被水淹沒了，我們的巴士仍然蒙着雙眼，在人們揮手求助的聲音中衝過。有一天，我們依舊不曉得我們要去什麼地方，重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日復一日。我慚愧我只是一名像你那樣被風吹散了頭髮才關上窗門的乘客。

車輪聲將沉痾在長途路程的乘客敲醒了知覺，彷彿一陣沒有感情的微風掠過耳際一樣。一兩個人下車，抵達了終點，笨重的巴士還不是死板板地攜着乘客們繼續着趕路？巴士疾快的馳行，讓風景在掠飛中成爲了一面抽象的漫漶。你只感到你在馳行，眼睛像云塊飄走後才顯露出來的星星，眼睛睜盯着前面。欲語還休，欲語不能。只好讓機器器的開動聲磨損了我和你的知覺。

那樣沉厚的輾轉聲響，恐怕不是一朝一夕演變出來的後果。巴士的車輪，隨着奔波在空間和時間的增長，慢慢地把臉孔和身子上的膚色拉去了一層薄薄的表皮。巴士那樣殷勤地從一端銜接

着另一端，停下來歇息半途是罕有的事兒。我們奔來又奔去，就跟這輛巴士一樣。坐在車上，稍微的震蕩，我們才似乎從冥想中蘇醒過來，又再次陷入冥想中。

當巴士走到終點的時候，路的終點可能正在開始。明天，黃昏的時刻，我還要像以往一樣，站在路旁，耐心地等着這一輛載我上班下班走長途的特快巴士，直至終點。明天，黃昏的時刻，我還會做一個巴士上的乘客。車行的當兒，車外的人和我根本扯不上什麼關係，我的眼簾必須關閉起來，像木雕一樣。



# 釣魚

其戈

串起蚯蚓，串起串串的痛苦，掉進空靈的一池生命，悠然自得的生命。在深遠的水靈之家，所有的生命本來不受干擾，要如何覓食，如何行動，如何跳躍潛游……一切可以顯示生命真諦的，都可自自然然的呈現。魚和水的生命是人類想得，想學，而永遠得不到，學不會的。

水加上魚是最美的景，一瓢水缺乏魚，一尾魚缺乏水，這是永遠的遺憾，永遠的殘缺。釣起一尾魚，即使是夠刺激夠大的，但却釣不起一湖清泉，在這世上你又見到了蝕殘的月。

人在未死之前，要先殺死蚯蚓，然後殺死魚，然後吃下被殺的以滿足私欲。

閉目入定，我化成魚潛游碧水，摒棄了一切煩惱俗念，我有存在而不被凡人注目的快樂，我能注入，能神游於靜靜的流水。有誰能把我的釣起？



# 初嫁

如果你是鄉愁

該嫁給那片泥香

在家鄉

不再用圓月貼思鄉的傷口

流浪回去的惦念

如果你是最多情如初戀

該嫁給流浪的人

叫他不再夜夜在夢中流浪

張樹林

叫他有一床最溫暖的記憶  
赤裸的太陽最先從他清瘦的胸膛升起

如果你是影子

該嫁給孤獨的老人

日日夜夜

陪他把白天曬乾的往事

夜裏再抖出來下酒，猶華

如果你是燈籠

該嫁給飛簷

黑夜裏亮着一生身世

每一夜有一個夢

夢裏你我不盡相同

如果你是河

該嫁給水源

赤手赤足

投石問路  
尋回家去

如果你是故事

該嫁給說書人

把你如牙齒般藏在嘴裏

遇見知音時

再吐出來刷亮一番

如果你是五月的粽

該嫁給過江的龍舟

滿懷心事

每年訴說給兩岸聽

到底有沒有人聽懂？

如果你是一首長詩

該嫁給知音人

看得懂，聽得見

你如深井般的濃情  
如秀髮般的柔意

如果你是人

該嫁給甚麼？



# 瀑布

從絕高的懸崖一縱  
我翻身成疾撲的大鷹  
背負着天穹，俯瞰萬里江山  
挾着凌厲的聲勢，浩蕩  
成千古僅存的絕響

像改朝換代的戰鼓急急擡起奔騰的馬蹄  
也有大風起時的悲壯

我的身世來自一場千古的雨  
曾無奈地在河中

周清嘯

負載帆船，飄浮一些春去的葉和花瓣  
到過村莊，經過亂石灘

看過寂寞的旅人，浣洗過婦女手中的衣裳  
匯聚其他同伴，聽他們說

本屬於豪壯的，卻只有

森林裏的猿聲，黃昏時的一些晚風

知道，我們真就這樣

就這樣渡過今生嗎？

思索着要回天上，抑或

留在世上或深潭

雖是水流一道，也可驚天動地一番

把往後的旅程和榮辱

都寫成人世的最難忘

# 嬰孩的眼

一個嬰兒

臍帶未乾就死瞪着荒蕪的天空  
看連彈聽地雷像不像春節的盛宴  
春節的盛宴在破敗的城後破敗的街頭  
破敗的門裏頭貼成沾滿灰塵的紅對聯

「天增歲月人增壽

春滿乾坤福滿門」

黃英俊

童歌裏像不像一次偷襲，我們  
奔跑在春底林野掩藏在小山岡  
後，給小姐姐或者那隻遲鈍的  
小小鴿子

紅紙紛飛頭上的驚喜？

春天像不像一片龜裂的田

稻穗是傷口們

在肢體上豐收

收穫季裏且流行一種遊戲

像蒼蠅不停盤旋傳染

桃花粉碎，老牛零碎哼着一聲餘響

老風從屋簷的破洞，偷嚼

日色

老農人鑿臥成一口古井

井水漸漸染紅

驟然一陣乾旱的風

刮起大地的沙塵

太陽因為疲倦

漲滿血絲在眼裏

星星也在白晝的天空。偷窺且呻吟着

真真的幾聲

一切靜止

（大地仍有脈搏，我的頭髮臥，有一陣沒一陣的悶哼，大地沒死，寂止、沒有一絲氣。烈日焚燒如燒夷彈焚燒且不停延伸……）

西貢變成破爛的裝束

美國用優良的 B 29

從寶藍的天空鳥瞰

發現整片大地

竟是一個嬰孩的眼

破碎且溢血

總論

一、緒言

二、研究之目的

三、研究之範圍

四、研究之方法

五、研究之經過

以上，即本一書之梗概。茲將其內容之梗概及研究之目的，分述於後……

六、研究之結論

七、附錄

八、參考文獻

九、研究之心得

十、研究之展望

# 沙之城市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告示牌，交通燈，斑馬線  
擁擠的車輛，車輛上的人  
街邊的燈柱，燈柱上的海報

海報上七彩與文字

各自都交談着自己的語言

携帶着自己的笑容

擁抱着自己的天空

陳強華

街上囁嚅前行的人

有些已經沉沒了

或者露出半截身體

還繼續嘔笑嘔吐甚至懷孕

他們蒼白着臉讀鈔票的畫紋

且盡量讓畫紋反印到自己的臉頰上

不時議論一些似是而非的話題——

比方說十字架釘着赤裸的身體

比方說石油股票的升降心情

比方說翻耳的潮汐沖擊廣場的黃昏

比方說一隻螃蟹被海水淹死的事件

很多女人塗粉漆的臉蛋

和霓虹燈排列成的嘩亂

很多男人貪婪得似乎在吮吸甚麼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一架飛機，一隻白蜻蜓

穿過發炎的雲

而後白燻被烤焦成炭，他們不說甚麼

太陽微弱的光熱

散播到公園裏多眠的蝴蝶，他們不說甚麼  
公園小河的浮魚屍，上游的工廠林立  
整個春天的朝氣，他們不說甚麼

比方說你毫不知道

城市的空氣一粒一粒的流

你伸出的手握着

比方說是滿手的沙，塵埋的可馬運與孔子  
如果需要一點長遠的

比方說豐茂獨特的文化，延續的傳統

比方說有一把熟悉的鄉土，母親的乳香

比方說不是一撮可放在衣袋裏

不時拿出來炫耀的

不是可移動的，移動得多

它會無聲無息地減少

比方說至今你已明瞭一切  
再說下去也是多餘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廿日稿於馬來西亞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一日再修於台北

附記：「沙之城市」曾發表在蕪風230期，經再三修改，  
此為定稿。「沙之城市」乃是香港詩人也斯的一篇散  
文。我讀後記下自己的感觸。

# 石在

每一個人，一定要在自己信心的火光中前進。——康拉德

就會生長，即使是在  
最寒冷的霜凍地帶  
石在，即使長滿灰苔  
被無盡黑暗禁錮  
也會有火

奮揚酒沫在黑暗中

亮起寂寥，焚燃寧靜

張瑞星詩集

石在，就會有狂急的噓噓風暴

張瑞星

以及無言注視的濃憤索眼

像星星在遼遠空際

睜看花開

如斑禿的血

或一種名之曰火的植物的種籽隨風嘩喇爆撒大地

石在

流水就會如流血流出動地音聲

從表深地層下響起

漸漸是洪昂如狼雷的洶湧

那是古羅馬早就譯歷過的歌吟

石在，就會有

詩在

在不息跳動的愛心中

成長

# 桃花源

從前我們都從那個地方來  
在爆炸之前  
沒有火花與激情  
也沒有虛偽與欺騙  
只有虛無飄渺的氣體  
在太空裏無盡無邪地嬉戲

突然有一天我們都成了謫仙人  
這世界的無窮哀愁與苦痛

梅淑貞

寂寞與喧嘩  
虛妄與貪戀

那是我們想要儘快渡過的苦海，無邊



但是我們該慶幸  
慶幸終於有一天  
不分尊貴與賤賤  
大家都會回去桃花源  
那個最初的地方

# 詩一首



綻

當我右手合攏

禪 已安然

在我五指山內

成 一顆無極的果

當我左手攤合

劍 已捏成

一面光潔的鏡

反映着千千塵世

雷似痴

一朵蕊

自藍色中漫出純白

當我雙手齊舞

一枝白花開在

第三眼

穆然

一九七六年

# 相掌

讓我們整開絃亂的川河  
在枯瘦他掌中，遊行的  
且看歲月如何的流水如何的  
高山

今世在掌中窺笑你  
盲目的愚行

在你的形象剛成形時  
五指山下，已刻劃你的  
馬蹄

不管是天意，人爲  
總得雲遊下去

一九七九年稿



Copyright © 2000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現代詞兩闋

溫任平

## (一) 樓頭

樓太高了不許他回首  
濁酒解決不了你的鄉愁  
你在城裏等着握他的手

他在城外找不到渡頭

## (二) 燈籠

挑起燈籠

三尺以外的世界是一片朦朧

我是燈籠裏的燭

為天昏地黯而淚垂

為人去樓空而垂淚

• • • •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 河流是第一聲問語

林若隱

河流是第一聲問語

延岸的蘆葦

已傳種不下 昂

首 天總亮暗着

那改不掉的

擲掄的臉頰

就默然的頑石 也已是

歷史成一片扛不起的

蒼沙 重疊

重慶

在已然乾涸的河床

而我堅持某立河緣

遠瞻一股英偉悲壯之風蓋

近瞰卻是一篇一片

灑了標點符號的

遺書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四日

# 龍族

沈從文  
沈從文文集卷之六

說着，說着髮們就沉靜了  
在這終要過去的年代  
龍族，龍族，你是  
把自己舞成空中的傳奇  
千秋之後，竟然  
演繹成悲劇的身世，繁殖在  
每一次的新航裏  
風塵僕僕，魚貫而入的是  
愛情與死亡的

沈從文

那一扇門？

是誰打從它們之間走過，哭泣在  
自己的土地上

所謂神在死亡之後

地獄中

所謂神在愛情之後

哦都市，沉睡吧

辨認什麼呢？

該不該化成一口鐘

在天地之間

擺

渡

憂

傷

呢？

像龍騰的身姿……

說着，說着雙們就爭吵了  
在經過一次疲憊的蟻隊

詩人

龍族，龍族，你是

把自己一面給母親

一面給傳統，另一面給

憤怒或嫉妬的人

沉痛的詩行啊，夢想

上游，關於河的

冷落，風的

凄緊，算是有

驚羨風枕，還是選擇

一生抓住泥土的生活

再以自己的形象

說出自己的語言

治河與築堤全在河人胸

說着，說着它們就相屬了

說，在回到孤寂的大地上

對龍族，龍族，你是

把自己的容貌引用，從夜

到白日，從日

到夜……

是的，誰是戎守一盆泥土的  
風暴在誰的泥土在

誰的一盆風暴啊龍族

家，龍族龍族龍族

你就這樣抵受着這敵人的

隱傷？

所以自由地燃燒

中島哲子的生活

讓去個月，那是那裏

的，那裏

子裏，那裏

的，那裏

的，那裏

的，那裏

的，那裏

的，那裏

# 後記

下。

八〇年中，本組出版「三叔公的故事」全國短篇小說公開賽得獎作品合集，八一年初，馬不停蹄地我們又成立以前本組主席楊雲貴為首的十五人「八一年度文選評選委員會」負責舉辦甄選八一年度，發表在西馬各報章雜誌最優秀的短篇小說、散文和詩。

我們的原則是十四位評選委員：游牧、吳零、沙河、小黑、林月赫、葉蕾、綠浪、冰谷、清強、溫祥英、落葉、宋子衡、菊凡和艾文，他們的作品，儘可能不選；同一作者的同一類型創作，只選一篇，我們這樣做，是讓其他人有機會；評選委員會也以客觀公平的選稿不選人態度向文壇負責。

八一年度發表在西馬各報章雜誌的作品，根據我們統計約略：短篇小說五百篇、散文五千篇、詩一千五百首。

本組之舉辦和出版八一年度文選，目的不外是想通過甄選和編書的工作，來保存馬華文學作品，在某一年代的風貌，讓日後文史家撰寫文學史時，可作為一點參考資料。

本來，我們打算每年遴選和出版一本類似的文學年選，但是由于某些客觀因素，我們未能實現理想，非常遺憾。

希望我們這本小書的出版，能夠為馬華文壇掀起小漣漪，平添一份溫馨，我們便感到十分欣慰了。

一九八二年歲暮

# Antologi Sastera 1981

## 一九八一年度文選 棕櫚文叢 3

著者：潘貴昌等

出版：棕櫚出版社

PENERBITAN PALAS,  
Sungei Bongkoh Estate,  
Bedong, Kedah, Malaysia.

印刷：大眾印務有限公司

Tai Chong Press Sdn. Berhad,  
264 & 103, Jalan Besar,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定價：\$5.00

一九八三年六月出版 有版權 究翻印

文选集

# 一九八一年度文选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mailto: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1年04月04日